



89421

竹

藝海珠塵

聽彝堂藏版

藝海珠塵竹集目錄

春秋傳說例

饗禮補亡

魯齋述得

唐史論斷

渚載記

使俄羅斯行程錄

外國竹枝詞

異域竹枝詞

海潮說

藝海珠塵竹集目錄

三垣疏稿

閩中海錯疏

伸蒙子

廣成子解

二儀銘補註  
歷學荅問

蘇氏演義

投囊隨筆

風月堂雜識

學圃餘力

蘭川詩鈔



皇朝諸錦

皇朝丁傳

宋孫甫

明楊慎

皇朝張鵬翮

皇朝尤侗

皇朝福慶

皇朝周春

明許譽卿

明本 屬峻等

唐林慎思

宋蘇軾

皇朝梅文鼎

唐蘇鶚

明姜南

同前

同前

皇朝王雲

藝海珠塵

經部春秋類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南滙 周 鈺 庚西校

春秋傳說例

劉

敞

字原父臨江新喻人宋慶歷間進士累知制誥翰林學士改集賢學士判南京

御史臺卒私諡公是先生有集六十卷尤長於春秋有春秋傳十五卷春秋權衡十七卷春秋意林五卷春秋文權二卷

目錄

公即位例 雩例 災例 盟會例 遇例 來朝

例 使來例 蒐狩例 師行例 侵伐例 納例

藝海珠塵

春秋傳說例

降例 奔例 歸入例 以歸例 還復例 卒葬

例 內女卒葬例 世子例 大夫帥師例 大夫

奔例 大夫歸入例 殺大夫例 遂例 弗不例

公即位例

即位則書正月未即位則不書正月原註定無是也繼正則

書即位繼故則不書即位原註莊受命則書王不受命

則不書王原註桓無王

雩例

諸侯之雩主星辰山川天子之雩主上帝魯用天子之禮故曰大雩也雩得雨則曰雩不得雨則書旱矣書不

雨者旱而不害物也或歷時而晝不雨或逾時而晝不雨見所害也案劉敞春秋傳云一時不雨晝之常也歷時而言不雨慢也無志乎民也歷月而言民也附錄于此

災例

春秋記災不記火火者人所為也災者天所為也天所為故大之而記之人所為則被其焚者火之性耳是何足記也宣十六年宣榭災左氏以為火非是昭九年陳災穀梁以為火亦非是

盟會例

盟會皆君之禮也故微者之盟之會不志乎春秋春秋

藝海珠塵

春秋傳說例

二

之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者也

原註惡曹之盟二國人似

俱微者其實非微者微者不志由大夫之盟始于此故貶稱人耳北杏之會五國人似俱微者其實非微者微者不志由大夫之會而後盟則書會案此條有缺文始于此故貶稱人耳會而後盟則書會案此條有缺文云盟者何殺牲載書而約也會者何約信命事而不殺也盟易為或言會或言及及直及也會又會也附錄于此

遇例

公與諸侯遇志也外遇不志也其志者以我有事接之也所以謂外遇不志者遇者小事小事不志

來朝例

諸侯朝用夷禮者名之朝而旅見者累數之禮不足者

則不言朝也原註介葛盧夷狄之君雖來而朝猶不曰朝非以其不能朝也蓋曰不足以朝錄也

使來例

君遣再命大夫必以君使為文由大夫尊故正其名也自一命而下微矣君不嫌使微者故不待稱君使也帥師則不言君使者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使有常文自內出者皆曰如自外來者皆曰使內不言如外不言使是謂專之原註臧孫辰乞糶楚屈完來盟于師其有所歸或曰來者來然後歸也原註鄭伯使宛來歸虜或不曰來者歸而不來也原註齊人

歸公孫敖之喪

藝海珠塵

春秋傳說例

三

蒐狩例

春田曰蒐因以振旅夏田曰苗因以芟舍秋田曰獮因以治兵冬田曰狩因以大閱不得其地則書之不得其時則書之桓公大閱不得其時也莊公治兵亦不得其時也大蒐者大比也

師行例

將尊師眾稱某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眾稱師將卑師少稱人所謂尊者三命再命卿也所謂眾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也

侵伐例

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其言鄙者鄙遠之也猶曰我不受其責爾其不言鄙者我豈無過也哉過斯受之焉

納例

諸侯有相納之道諸言納者納之是也其納不正雖與師旅不得與納之名衛侯朔齊侯昭是也

降例

降者其意也降之者不得已也降者猶得其國家者也

降之者雖得其國家不列于諸侯矣遷者亦然

案劉敞云未失其國家者復見失其國家者不復見附識于此

奔例

藝海珠塵

春秋傳說例

四

國君以仁義爲守以禮樂爲教以政刑爲法以賢智爲輔雖有強暴孰能亡之是以春秋諸侯之奔者莫曰人逐之而曰自亡也故諸言奔者將必治其罪則正言其名正言其名有所不通是以諱所尊則曰居

原註天諱王居

所親則曰孫諱所賢則曰大去大去者將遜于位之意也

歸入例

歸者善辭也有易辭焉入者惡辭也有難辭焉爲易辭者而先見所惡突歸于鄭是也爲易辭者而先見所善蔡季自陳歸于蔡是也已嘗爲諸侯南面稱孤矣出而

復者則曰復歸復歸者其可復也衛侯衎曹伯襄是也  
其不可復雖復其位亦不言其復也衛侯朔衛侯鄭曹  
伯負芻是也魯劉敞春秋傳云諸侯歸可言復大夫歸  
不可言復諸侯世國故可以復大夫不世  
官故不可以復諸侯之言復者位未絕復可也大夫之  
言復者位絕矣復不可也諸侯位雖未絕歸而不言復  
已絕者也大夫位雖已絕人而不與此文互相發明自某者某爲之主也  
在諸侯則先所自原註衛侯  
鄭自楚在京師則先所歸原註曹  
伯歸自

以歸例

以歸者囚服者也國君去南面之位而囚服苟免是以  
賤之而名也

藝海珠塵

春秋傳說例

還復例

師行使出其反也或曰還或曰復復者事未畢也言中  
道而復還者事已畢也反而至之辭事畢與未畢按文  
可見然而聖人別而異之者義將有所施也歸父受命  
而聘晉聘者既反聞君之喪必復命于殯乃可謂終事  
矣歸父聘而反聞君之喪至櫛而奔于事爲未終當曰  
復自晉不得云還自晉也仲尼爲人之疑于歸父之未  
終事故曰還言歸父之家遣矣不可入入則殺殺則增  
君之惡其出也賢于入故以終事之辭免歸父也士匄  
侵齊至穀而還未終事也仲尼患人之不知義以士匄

爲未終事也故加之終事之辭所以免賢者也言是乃實終事矣

### 卒葬例

諸侯卒名之正也惟天子不名也諸侯卒則赴赴則必及其名以書于策所以繼世序位也其不名者彼不以名來僭天子之尊故因其事以見其僭也徐使容駒弔于邾請視含邾人以爲易于雜禮有然矣世或疑臣不當赴君之名是不然古之人不諱也卒哭而後諱其交于鬼神則臣質君之名豈嫌赴于簡策哉春秋諸侯之不以道死者皆名也其不名故也若邾人之戕鄆子者

藝海珠塵

春秋傳說例

六

也所以起問者決是非也天子之葬公自行公自行常事也常事不書卿往會之非常也非常當書而卿以君命出境亦當書故兩書之大夫往會之又薄矣彌非常故一書而大夫或一命賤不得見經則但一書葬而已弑君賊未討則不書葬賊既討則書葬蓋必待討賊而後葬之也隱公不書葬比其葬時不聞討賊也桓公書葬比其葬時魯人知殺彭生矣未逾年之王沒則書卒不成君也不稱王不二君也未逾年之君沒則書卒不

成君也不書葬不二君也

原註有子與無子同之。案此條亦有缺文及鄧敞春秋

傳云諸侯屬爲或卒或不卒或葬或不葬卒自外錄也葬自內錄也不卒非外也不葬非內也葬者臣子之事

也國滅不葬無臣子也君弑賊不討不葬亦無臣子也  
又桓十七年葬蔡桓侯傳云葬者稱公此其稱魯何稱  
爵禮也稱公非禮也稱爵者誅之于天子者也稱公者  
非誅之于天子者也又云莒不書葬其號夷也吳楚不  
書葬其號蠻也附錄于此

### 內女卒葬例

內女嫁于諸侯則尊同尊同則記其卒記其卒則必記  
其葬所以申人情也然而夫婦之道王教之本聖人所  
至慎其行淫其志僻雖欲申人情春秋不聽則奪其葬  
鄆季姬杞叔姬是也其行潔其志貞雖均之于葬春秋  
嘉之則載其諡宋共姬是也此所以正人倫之大統也  
內女嫁于諸侯則書其卒或未嘗嫁而亦書其卒何也  
藝海珠塵

春秋傳說例

七

### 世子例

春秋之書世子以著其正也故鄭忽稱世子蔡友稱世  
子衛蒯聩稱世子是皆失位者也得罪者也春秋不以  
其失位而奪其號不以其得罪而削其名原其所以失  
者在所不當絕故存之也

### 大夫帥師例

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戰于鞌國之何

也原註據凡師四軍非禮也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

忌伐邾三之何也三軍非禮也季孫斯仲孫何忌侵衛

兩之何也兩軍非禮也然則諸侯軍制奈何大國三卿

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小國三卿一卿

命于天子元侯之卿有軍作師以承天子諸侯之卿無

軍教衛以贊元侯原註明諸侯之卿不得立軍行曾次

國也一軍多矣原註綴敘衛之禮故一二軍非禮也原

經稱作三軍明未作三軍之時已有二三軍僭也四軍

悖也原註周禮大國三卿三軍然晉自武公始以一軍

稱魯不當有軍參此三者求春秋之義知周禮所言是

後世增加穆子之說為精○案是篇蓋據國語叔孫穆

子之說而謂不當有軍又據杜預左傳注而謂魯未作

中軍之前止有二軍其實費誓稱魯人三邾三遂即大

國三軍之說又魯頌公徒三萬鄭康成云大國三軍合

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則魯之舊制非

止二軍明矣況本書師行例一條亦有次國二

軍語此以魯不當有軍之說為據殆未詳攷

大夫奔例

春秋大夫之奔所與也在外則字之原註宋子在內則

微之原註季子所賢也則為文以見其實歸父之至極

公孫壽之自鄆是也此兩人皆有罪不得不奔然而不

以已之得罪而廢君臣之禮不怨天不尤人者也可以

藝海珠塵

春秋傳說例

大夫歸入例

入者以惡入也歸者以善歸也加復者其位已絕矣求  
自復者也記其位絕與未絕者大夫雖有故去國君不  
歸其宗廟也不纍其宗族也不收其田里也出入詔于  
國爵祿列于朝此之謂有禮君有禮矣然而臣猶敢行  
稱亂此臣之罪也如歸其宗廟纍其宗族收其田里則  
君實涼德矣是以按春秋之文而察之華亥向寧之罪  
大欒盈之罪小此所以見也元咺之奔晉其位亦絕矣  
故其反也曰復然咺非有甲兵之勢非有篡逼之謀也  
求歸而已矣故不得言復入也

稱國殺大夫例

春秋傳義例

藝海珠塵

玖

稱國殺而名大夫者罪累上也稱人殺而名大夫者大  
夫罪也稱人而不名大夫者大夫無罪由衆殺之也

宋人殺其大夫

稱國而不名大夫者大夫無罪由君殺之也

原註

曹殺其大夫

稱人殺而不以大夫道者非其大夫也

原註晉人殺欒

盈稱君殺者世子母弟也非殺大夫而稱公子者稱人

則爲有罪稱國則爲無罪

原註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莒殺其公子意恢亦皆世子母

弟

遂例

大夫無遂事諸言遂者皆生事也所以知大夫無遂事  
者設大夫出境君命兩事則必兩書之公子遂會晉趙

盾盟于衡雍公子遂會維戎盟于暴是也所以謂大夫  
無遂事者凡遂事必因物造謀而非宿計也或遂而可  
或遂而不可春秋因其可而與之因其不可而刺之公  
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著其地所以  
明在境外此遂而可者也季孫宿救白遂入鄆台在境  
內而擅命此遂而不可者也

弗不例

弗者詭辭也不者直辭也

未塵

春秋傳言

弗者詭辭也不者直辭也

弗不例

內而獻命此遂而不可者也

則其獻命此遂而不可者也

于說刺人之獻于灋遂又齊對宋公盟著其地所以

明在境外此遂而可者也季孫宿救白遂入鄆台在境

內而擅命此遂而不可者也

無遂事者凡遂事必因物造謀而非宿計也或遂而可

藝海珠塵

經部禮類

南淮 吳 省蘭 泉之輯

海寧 吳 衡照 誠懸校

饗禮補亡

諸

錦篋

錦字襄七號字文又號草廬浙江繡水人雍正甲辰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歸班

舉乾隆丙辰博學鴻詞授編修歷官左贊善

儀禮十七篇有燕禮公食大夫禮而無饗禮饗禮亡矣其見於周禮春秋傳載記者猶可考也今據周官賓客之聯事而比次之并取傳記中相發明者條注於其下以補亡埃說禮者取裁焉

藝海珠塵

饗禮補亡

一

饗禮天宰掌賓客之式幣帛之式好用之式

春秋傳昭五年朝聘有圭享頰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殮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

膳夫王賓客食則徹王之胾俎燕飲則爲獻主

春秋傳宣十六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殺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餘見國語內饗掌割烹之事外饗共凡賓客之饗殮享人共大羹

鋼羹獸人共其死獸生獸入于腊人獻人共其魚之鱸  
蕘腊人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聘義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  
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

酒正共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酒皆使其  
士奉之酒人共禮酒飲酒而奉之漿人共稍禮共夫人  
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酏酒而奉之

春秋傳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宥儔  
二十八年王享禮命晉侯宥

凌人共冰

燕海珠塵

饗禮補亡

二

案傳昭四年古者曰在北陸而藏冰其出之也  
朝之祿位賓食于是乎用之

邊人共其薦邊羞邊

案禮器諸侯相朝無邊豆之薦與此異

醢人共醢五十齍醢人共醢五十齍

郊特性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  
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

鹽人共其形鹽散鹽

春秋傳僖三十年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  
形醢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賙有備物之饗

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內宰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致后之賓客之禮

坊記禮非祭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注夫人之禮使人攝

闈人設門燎蹕宮門廟門

案燎地燭也束葦纏布以蜜塗之天子百公五

十侯伯子男皆三十記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又春秋傳襄三十二年諸侯賓至甸設庭

燎周禮甸師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是

藝海珠塵

饗禮補亡

三

知門燎又甸人掌也又案郊特牲鄭註云賓入

大門謂朝聘之賓行朝聘既畢燕饗之時燕則大門是寢門也饗則大門是廟門也

寺人帥女宮而致於有司內豎爲內人蹕牛人共其膳羞之牛

郊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大饗尚殷修而已矣疏設

大牢之饌先薦股修于前注亦不饗味也

川衡其川奠澤虞共澤物之奠

案此備物之饗以象其德已見前鹽人下

園人共其生獸死獸之物場人共其果菰舍人共簠簋實之陳之春人共其食米饌人共其簠簋之實

案春秋傳羞嘉穀見前

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大賓客則攝而載果小宗伯辨六宗之名物以待賓客以時將瓚果肆師涖筵几巢鬻贊果將共設匪饗之禮饗食授祭鬱人掌果事

郊特牲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

雞人夜嘯旦以詔百官司几筵掌几席大饗射

郊特牲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

藝海珠塵

饗禮補亡

四

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

典瑞掌裸圭有瓚以裸賓客璋邸射以造贈賓客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內宗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外宗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盞則贊

春秋傳僖二十二年楚子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

籩豆六品昭六年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武

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于討不敢

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

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

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

案疏楚實子爵以霸主自許故鄭以上公極禮待之饗受皆非也

大司樂宿縣遂以聲展之出人則令奏王夏肆夏

春秋傳襄四年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

樂師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大師帥瞽登歌令奏擊

藝海珠塵

饗禮補亡

五

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桴小師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鍾師奏燕樂笙師共鍾笙之樂鋪師鼓金奏之樂鞀師掌鞀樂師屬舞旄人舞其燕樂籥師鼓羽籥之舞典庸器師其屬而設筍簾陳庸器司干授舞器既舞則受之仲尼燕居子曰禮有九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獻敵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與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闌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句以雍徹句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

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郊特牲賓人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闕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大司馬羞牲魚授其祭小司馬饗射掌其事量人制其從獻脯燔之數大僕賓客正王之服位詔饗儀小臣饗食如大僕之灋齊僕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灋儀各以其等爲車送迎之節

藝海珠塵

饗禮補亡

六

士師諸侯爲賓帥其屬而蹕于王宮訝士帥其屬而爲之蹕職金饗諸侯共其金版

案鄭康成注帥蹕兼饗食時而言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諸侯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諸伯如諸侯之禮諸子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諸男如諸子之禮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司儀掌九儀之賓客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名以其

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  
賓饗食如將幣之儀賓拜饗食賓繼主君如主國之禮  
大夫饗食如將幣之儀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  
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  
侯伯子男之臣相爲國客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  
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  
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凡賓客送迎同禮  
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掌訝  
前驅聚饋待事掌交通事

案鄭康成注繼主君儻主君也若饗食主君及

藝海珠塵

饗禮補亡

七

燕亦速焉賈氏公彥疏儻者報也報主君爲儻  
聘禮賓無饗食速主君者臣於君雖他國亦不  
敢速君故記云大夫饗君非禮是也若兩君有  
儻皆得速主君案春秋傳莊二十一年鄭伯享  
王闕西辟樂備郊特牲云天子無客禮莫敢爲  
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

春秋傳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  
賜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 僖二十四年宋成公入  
鄭鄭伯將享之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  
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享宋公有

加禮 二十八年王享醴命晉侯宥策命晉侯爲侯  
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  
千秬鬯一尙虎賁三百人 文三年公如晉晉侯享  
之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  
敢不愼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  
國之惠也晉侯降辭公登成拜公賦嘉樂 四年衛  
甯武子來聘公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  
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  
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  
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

藝海珠塵

饗禮補上

八

彤矢百旅弓矢千以尊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  
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宣十六年晉侯使士  
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穀烝武子私問其  
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  
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  
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  
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  
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  
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十四  
年衛侯享苦成叔苦成叔傲甯武子曰古之爲享食

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  
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襄八  
年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  
之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  
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匱也先  
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二十八  
年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  
其不免乎曰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  
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  
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己心將得死乎 昭三年鄭

藝海珠塵

饗禮補亡

玖

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子產乃具田備

宰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王合諸侯  
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  
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取殮牽三問皆修羣介行人  
宰史皆有牢殮五牢食四十簋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  
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饗餼九牢其死  
牢如殮之陳壺四牢米百有二十管醢醢百有二十饗  
車皆陳車米眠生牢牢十車車乘有五簋車禾眠死牢  
牢十車車三秬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曰九十雙饗膳大  
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

人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四積皆眡殮牽再問皆修殮四牢食三十有二簠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饗餼七牢其死牢如殮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饗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土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眡

藝海珠塵

禮禮補七

十

殮牽壹問以修殮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饗餼五牢其死牢如殮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饗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眡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

案此條不專言饗備載之

春秋傳僖十二年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

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  
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 成二年晉侯使鞏朔獻  
齊捷于周王使委于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  
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  
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成十二年晉卻至如楚聘  
子反相至登金奏作驚而走出賓曰世之治也諸侯  
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饗宴之禮享以  
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  
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  
以扞城其民也 襄十九年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

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侯奄皆受一命之  
服賄荀偃束錦加璧先吳壽夢之鼎 季武子如晉  
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賦黍苗武子興再拜稽首曰  
小國之仰大國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  
下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二十年季武子如宋報聘  
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棠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  
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  
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二十六年鄭伯享入陳之  
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  
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

禮也臣之位年少且子展之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  
邑公固子之乃受三邑 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子  
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  
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  
子之志 昭元年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  
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匏葉子皮遂戒穆  
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及享具五  
獻之邊豆於幕下趙孟辭私于子產曰武請于冢宰  
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寢 二年韓宣子來  
聘公享之季武子賦絲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

藝海珠塵

饗禮補亡

七

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裁殺禮在  
野在外殺禮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唯芻積  
之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

春秋傳昭十二年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于享  
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

聘禮記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邊豆無饗者無饗禮  
注士介無饗禮

案嚴陵方氏慤曰禮之言大饗者十有一而其  
別有五祭帝一也禘祭先王三也天子饗元侯

三也兩君相見四也凡饗賓客五也若司令季秋大饗帝禮器郊特牲大饗腥祭帝之大饗也禮器又言大饗其王事與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禘祭先王之大饗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尚股修天子饗諸侯之大饗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君三重席而酢仲尼燕居言大饗有四坊記言大饗廢夫人之禮兩君相見之大饗也大司樂言大饗不入牲雜記言大饗卷三牲之俎凡饗賓客之大饗也大約饗禮以天子饗諸侯爲正詩小雅彤弓覲禮同姓大國伯父異姓伯舅同姓

藝海珠塵

饗禮補亡

七

小邦叔父異姓叔舅饗禮乃歸是也若大夫而饗君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其後以漸而凌替矣

補饗禮

饗禮補亡序

儀禮自漢無全書傳世者篇惟十七河間獻王得古經于淹中合五十六篇內十七篇與世傳者無異雖經獻上而未立于學官學者不能舉其目其多寡止此數與否不可得而知也當曰諸經出自燬燼之餘並多殘缺尚書止行今文二十九篇周禮缺冬官及小司馬等古禮文云二百餘篇者准大戴記目止存八十五以此推

之儀禮其散佚固已多矣觀其中所載不過儀文度數之末而自昔重之不與傳記伍至朱子則尤重之嘗疏請立以爲經而未蒙報可暮年猶拳拳不釋作經傳通解未及告成而卒然則章縫之士又安得以殘編斷簡而忽視之耶元臨川草廬吳氏毅然繼朱子之志作篡言及考注病其亡失者多爲補經八篇補傳十又五篇其餘悉付諸記本末畧已粗完獨于饗禮文未有所特著推其意蓋緣第八第十聘覲篇中俱兼及饗食謂其故可以相通而畧之也雖然饗之爲禮也大其事非一端有祭帝祫祭之大享復有天子享元侯兩君相見及

藝海珠塵

饗禮補七序

古

凡享賓客之各異非一聘之所能該也使不自爲一篇非惟不可考者無從而知卽有可考者亦無所藉而得察其全斯亦前賢未竟之緒也秀水宮贊諸草廬先生素諳三禮之學慨然有感于斯乃類萃其可考者獨成一帙以補饗禮之亡取材于周官及春秋內外傳大小戴記之所有聯事屬詞羣分類聚一展卷而粲若列眉雖不可考者亦得因是而例推焉謂非稽古之一大快歟獨念士人窺經事已不易更進而補經之亡其難殆且數倍冬官之缺昔人補以考工未嘗不善而議者猶訾其不類則以後出之簡策其文雖高古究不足以續

經也故自宋以來諸儒擬補紛紛終不得歸畫一補亡  
顧可易言哉今茲所纂一以周禮爲宗周禮固三禮之  
綱領也朱子稱爲運用天理之書其爲古經明甚以經  
代經孰得而議之至其分注之傳記皆各有原本足徵  
非雜就附會之比也體式天然不煩強造所謂易簡而  
天下之理得者于是乎在豈徒爲好學多聞之助其于  
聖代禮教文治之休明鼓吹潤色自必有所得當矣余  
以舊史且忝爲同人故樂從而綴言于末乾隆十八年  
歲次癸酉仲冬日南至白山洙蘭泰庸伯序

蓋太陽祇行赤道南北二十三度半而止其外則日躔

蓬萊海珠塵在

饗禮補序

外者皆皆占極向日而

藝海珠塵

經部別解類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蒙古 常 英 芝岩校

魯齋述得

丁 傳纂

傳字希曾號魯齋  
浙江錢塘人諸生

朔南暨解

禹貢朔南暨之暨當采許慎說文暨字解作注義始確  
實此朔南即素問立于子而面午立于午而面子之處  
蓋太陽祇行赤道南北二十三度半而止其外則日躔  
所不到人之在二十三度半以外者皆背其極向日而

藝海珠塵

魯齋述得

一

立者也故篆文崑崙邱之卍字象兩人背乎北極而立  
于地之形南北之卍字象兩人相背謂日在其南人各  
就日向暖之形此立于子而面午之說也漢地理志交  
趾郡有北戶交趾為中國極南之郡又名日南郡故人  
皆向北開戶猶崑崙邱人向南而立皆背極以向日此  
立于午而面子之說也襄舜誕敷文德民之破其光者  
東限于浩渺之海西限于遷徙之沙至朔與南則以日  
頗見為界由兩極之下寒冽異常居人鮮少故朔南暨  
為聲教訖于四海之證驗說文日頗見之頗當讀如易  
无平不陂書無偏無陂之陂兩陂字古皆作頗偏側也

言此處日不當頂人僅見其偏側耳暨字从既而曰既而幡然改之既有輾轉反側之意故訓日頗見又如月既望之既既望者月與日對猶牽牛睨織女踰常相望而皆在側也下从旦則日初出地平之象日出地平在人東側暨字合既與旦以成文故說文解字曰日頗見再徵之外典佛言須彌山日月繞其腹此卽朔方日頗見之處以推南方南亦猶是矣朔也南也不過是方名禮內則所謂教小兒方名記數者此耳空洞渺茫非有實際可說焉得不以暨爲日頗見之有其地者而與東漸西被之有其地者爲唐虞聲教之疆域乎蓋貢賦限

藝海珠塵

晉齋述得

二

于九州而聲教則無遠不屆者也周書君奭篇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周室且然况唐虞之際乎此又朔南暨之可旁證者又周髀算經云兩極之下半年爲晝半年爲夜朝耕暮穫以半年爲朝暮此其地歟利瑪竇坤輿萬國圖云赤道以北八十五度爲地之極北者半年無日以魚油點燈代日寒凍極甚人難到此赤道以南自六十度三十分至九十度一帶天下立表每晝間日影周圍常到然則日之橫繞頗見者不煩言而喻矣唐書載骨利幹貢使云彼國煮一羊腓裁熟而日又出矣則知此國亦在日頗見之處者李唐且來享來王而陶唐

寧無革面革心乎子思子曰聲名洋溢乎中國日月所照莫不尊親豈虛語哉

曾南豐跋安鄉郡尉禪師碑銘引禹貢云虞夏之世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乃以下句二字屬上句讀不無割裂經文南豐之文詞嚴理正爲紫陽所服膺而因暨字難通改讀經文宜九峯先生之以及釋暨矣逮元時朱子由尚書句解亦以聲教屬上句讀暨字之義不得說文不幾同古文尚書之欲求之日本哉許氏之有功乎經學也不少辛亥重陽魯魚丁傳再識

藝海珠塵

魯齋述得

三

堯曲之幽都言日光不到皆幽陰所聚都者潞也卽禹貢之朔暨也南交卽南暨也韓非子十過篇云堯有天下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莫不賓服注云舉凡光天下之地隋唐志不詳注者姓名元何休云舊有李瓚注鄙陋無取證按以幽都爲光天真無證矣吃公子極言帝堯疆宇卽命義和語爲朔南暨注脚真是鐵版注脚惜其以賓饒作漸被不無混雜暨字本義韓曰說難不其然哉尤月十日傳再識

夏璉商瑚周簋簠名義圖攷

左傳哀十一年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杜預注胡簋禮器名夏曰胡周曰簋孔穎達疏胡簋行禮所用之器故以胡簋言禮事論語衛靈公問曰俎豆之事意亦同也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璫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如記文則夏器名璫殷器名瑚而包咸鄭玄等注論語賈服等注此傳皆云夏曰瑚杜亦同之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

傳曰論語子貢問器子曰瑚璉也朱子注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簋紫陽始因左氏傳有仲尼曰胡簋之

藝海珠塵

曾齋述得

四

事一語胡在先簋在後與聖門所記論語瑚璉也亦胡在先璉在後依夏商周三代之先後而次之應得注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簋簋也或又因漢魏晉諸儒解左傳者皆夏曰瑚解論語者亦皆夏曰瑚商曰璉之故矣譬之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其勢使然者矣然而此疑案也千古無發之者惟唐孔祭酒發之以爲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然而孔祭酒無所闡明終是疑案而未定傳學疎識淺安能斷乎竊以爲三代聖王制器不同必有所以不同之故向聞凡受命爲天子者必爲之改正朔易服色異器械三者

叅相爲之者也而最重莫如正朔璣璣之制大抵本乎正朔之改而異其器者乎由是推之夏之所建者寅也一歲十二月寅爲正月一日十二時寅爲破曉雞鳴時也昌谷詩曰雉雞一聲天下白是矣春秋說題詞曰雞爲積陽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按一歲之寅三月之陽春陽也不比夏之騰陽一日之寅加日之陽不比日卓午之陽皆陽之小者也而其爲雞亦當小雞矣爾雅釋畜曰雞大者蜀蜀子雉未成雞曰雉釋文作連然則夏正建寅而制器謂之璣者取象于陽之未大也其猶未成雞之雉也審矣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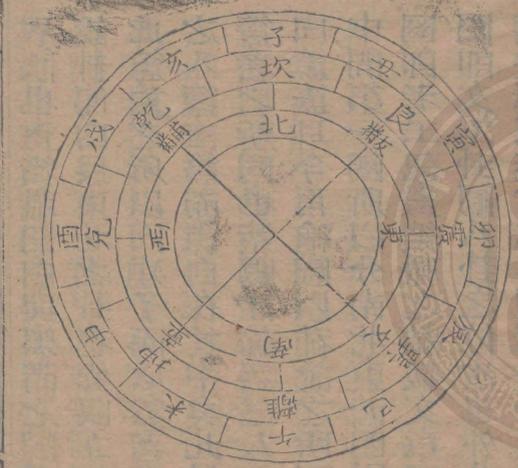
明堂位曰夏之四璣推之商所建者丑也丑于十二辰之次位于北方之末北陰方也未則陰老矣丑之神爲牛牛老則胡垂許氏說文曰胡牛領垂也然則商因建丑而制器謂之朔者職此之故左氏且不從玉而作胡豈亦有見于丑牛垂胡之義者歟故明堂位曰殷之六瑚周正則建子矣建子之爲璣璣何義也曰十二辰通可謂之子天官書律歷志所謂十二子是也然非正位乎北方之子也周正建子而制器則子之方不可無界限以爲區別璣璣二器者爲方之北者之界限者也其名曰璣者象璣也西北之

界限也畫績職曰白與黑謂之黼名曰籩者象良也說卦傳曰艮東北之卦也界限立而建子之義明矣此籩籩之所以因建子而成器者也故明堂位曰周之八籩言籩而籩自在其中矣此易詩三禮凡祗稱籩者之所同也紫陽注論語恐人不識此例始稱周曰籩籩耳今再繪圖以補說之所不能說如左圖圖中開第一圈所以分南北東西四界限也外此第二圈即考工記畫績職之黼黻文章四維也外此第三圈即文王卦圖八卦之位次也外此第四圈為靈臺儀象渾天儀之地平圈周分十二辰方位今古鎮定

藝海珠塵

詹齋述得

六



不移之方位也  
 方位定則東方  
 之寅知為陽之  
 少而象雞者之  
 所以名雞矣北  
 方之丑知為陰  
 之老而象牛者  
 之所以名與矣  
 黼位西北維黻  
 位東北則知正

位乎兩維之間者卽周人所建之子也而黼以爲龍  
長以爲筮矣此圖也三代制器之義盡在斯乎若夫  
少陽爲健老陰爲胡非一人之私言也此猶陰陽式  
法論卦氣之盛衰鄭康成易傳中孚豚魚吉正義云  
三辰在亥稱豕爻失其正從小稱豚四辰在丑爲鼈  
蟹爻得其正從大爲魚解禮月令介蟲爲妖者有然  
矣解詩小雅無羊者有然矣又如星禽衍之昴日雞  
老而爲單日烏牛金牛少則爲斗木解此皆由陰陽  
老少之變也故梁令瓚摹唐人列宿真形陶弘景述  
雲笈且暮幻化皆信其有理可憑耳然則寅初之爲

藝海珠塵

晉齋述得

七

健丑未之爲胡者夫何疑至簞籩之量容可證者陸  
德明曰一斗二升此則天數之十二也簞籩之形模  
可證者毛萇曰簞外方而內圓籩外圓內方此表天  
道之左旋矣方以象陰圓以象陽或內或外以象入  
陰而出陽更足證簞籩雖分列東西實卽子之一陽  
初動者所循環也誠審乎三代制器命名之義豈不  
足以知三代之由改正朔而爲之者歟且卽禮以證  
禮明堂位三代之灌尊亦可旁證者如夏以雞夷雞  
稱夷俟之夷未能奮飛之雞也亦健也殷以尊等讀  
服軻駕牛之駕全牛矣周以黃目沈括云龜目色黃

然則北方元武也目生兩旁猶蓋之黼籩之艮分左  
右然矣明堂位三代之爵夏以琖側眼反从淺深之  
淺猶東方之寅得陽氣尚淺也殷以尊此尊當讀如  
五霸假之之假卽左傳之尊耳郊特牲之尊角牛之  
一體也言假借以當全牛也胡爲牛之一體亦然矣  
周以爵與雀通瓦爵也以堂簷爲窠巢人君負宸而  
立而爵在簷前子位之左艮右黼有然矣此亦三代  
之器也皆本建寅建丑建子而制者也卽禮以徵禮  
非無徵之說矣予故求端于三代正朔之不同而考  
訂乎三代制器之異尚各有實義各有朝代而萬不

藝海珠塵

曾齋述得

八

容素者也

繆篆解

王莽居攝使甄豐改定古文別而爲六一曰古文孔氏  
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  
書也四曰佐書卽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  
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傳案繆篆之名與孔壁秦斯奇字  
佐書及鳥書並列是於五體之外另成一體之篆文矣  
然求之兩漢古銅印章其爲篆皆平易近人豪無繆意  
解之者曰繆者綢繆也如後世九疊文之類矣然此是  
漢世王莽所定不當引後世事作據予家向藏光祿顧

氏集古印譜全部又得天一閣范氏集古印譜全部二譜搜羅兩漢金玉之印皆自秦以及宋元諸官私印各三千餘方亦可謂極古今篆體之大備矣然九疊文無一焉則知繆篆自有繆篆之體勢惜乎其罕有徵引而難明耳近讀東觀漢紀而喜繆篆之實得證據焉紀曰馬援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成臯令臯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不知此卽甄豐所謂繆篆摹印也所以杜絕天下奸

藝海珠塵

魯齋述得

玖

人之僞刻官印之良法也凡奸人欲僞刻官印但知依尋常日用之篆使人易曉卽知當作繆篆而篆之所以繆非目見不能摹仿者也蓋其中如伏字之犬外嚮單字之令丞尉各各不同皆出不意皆非奸人所得見之文雖欲摹之而不得摹者也此如上方製作其法甚祕祕府別有印證亦如兵符之暗合非外人之所得知是以甄豐于諸篆之外另立一篆謂之繆篆蓋其慮慮也深絕弊也巧令天下有不可窺測之意如馬援所引奏諸印當卽王莽居攝時之所鑄而天下之印爲繆篆者多矣應不止此惜乎馬援不曉用印之妙術但知同文

之治將天下郡國印章盡行改從正文使用印取信之  
微旨銷沈抵毀而中絕寧不迂哉五代時朱泚遣將韓  
旻領兵三千趣奉天時奉天未有武備泚召段秀實與  
謀秀實陰圖之乃與將吏謀殺泚且欲遣韓旻兵回竊  
姚令印不遂乃以司農寺印倒印符牒旻莫辨其印惶  
遽而回按此以倒用而代繆篆得成功者也事雖異而  
意同附記焉董洵號小池山陰人著多野塗印說載官  
印護軍印章漢三老印信六面印劉昌印信其文俱從  
左至右又載古印有反者如關外侯印外字陽平亭侯  
平字故成平侯私印之故成侯三字讎遂之印之讎遂

藝海珠塵

齋齋述得

十

二字玉璽二字印之一反一反不反等樣皆是繆篆之遺  
法也卽謂王莽居攝時所鑄之印可也又集古印譜所  
收秦印甚夥印方不踰五分皆朱文不可識凡右一字  
大槩相同字之體類長字而非長其形狀頗與今人采  
柏子鐵鉤子相類予疑此必另有篆文與此作闕闕者  
如書契然藏之祕府者也此卽繆篆之先聲歟蓋篆不  
繆不足以杜絕奸人之窺測篆不繆不足以奮動郡國  
之深信篆之繆爲用甚神然尤有進焉者久則須變耳  
許叔重云秦人變壞古文更用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  
篆施于簡冊三曰刻符施于符傳四曰蟲書施于幡信

五曰摹印施于印璽六曰署書施于門題七曰受書施于戈戟八曰隸書施于公府按秦時之八體與王莽之六書大槩相類其中施于印璽者曰摹印又與繆篆之稱摹印相扶同則所謂摹印者絕人揣摩之謂非臨仿之謂矣此又甄豐繆篆之先聲也歟

顧南原隸辨所輯之字多破體而覈以六書無一可說此等尚是甄豐繆篆之餘習也隸辨皆采于漢碑由書丹者不知繆篆僅可施于印璽不當施于碑刻也其于趙相雍勸闕碑成皇令之皇字與馬援白下羊者同范鎮碑綜聖陶之聖與馬援回下羊者小變

藝海珠塵

管齋述得

十一

顏氏家訓云皇分澤外世俗書也韓敕碑陰河南成聖亦回下羊之小變又孔靈碑泣踰皇魚作白下羊又校官碑額之回下呂作一筆書羊實道碑到回六日呂向左凡此皆在新莽以後可無顧忌而散入諸種石刻耳此子跋隸辨者采出附焉亦便參訂魯

全又書

藝海珠塵

史部史評類

南漚 吳 省蘭 泉之軒

錢塘 陸 言 有章棧

唐史論斷 卷上

孫 南簞

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初舉進士同學究出身為汝陽縣主簿再舉進士及第

為華州推官歷官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留為侍讀卒贈右諫議大夫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藏祕閣有文集七卷

自序

古之史尚書春秋是也二經體不同而意同尚書記治世之事作教之書也故百篇皆由聖人立不以惡事名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上

一

雖桀紂之惡亦因湯武之事而見不特書也但聖賢順時通變言與事各有所宜為史者從而記之有經聖人所定典讚訓誥誓命之文體雖不一皆足以作教於世也春秋記亂世之事立法之書也聖人出於季世觀時之亂居下而不能治故立大中之法裁判天下善惡而明之以王制是聖人於衰亂之時起至治之法非謹其文則不能正時事而垂大典矣此尚書春秋之體所以不同也然尚書記治世之事使聖賢之所為傳之不朽為君者為臣者見為善之效安得不說而行之此勸之道也其間因見惡事致敗亂之端此又所以為戒也

春秋記亂世之事以褒貶代王者之賞罰時之爲惡者  
衆率辯其心迹而貶之使惡者不朽爲君者爲臣者見  
爲惡之效安得不懼而防之此戒之道也其間有善  
事者明其心迹而褒之使光輝於世此又所以爲勸也  
是尙書春秋記治亂雖異其於勸戒則大意同也後之  
爲史者欲明治亂之本謹戒勸之道不師尙書春秋之  
意何以爲法至司馬遷脩史記破編年體創爲紀傳蓋  
務便於記事也記事便則所取博故奇異細碎之事皆  
載焉雖貫穿羣書才力雄俊於治亂之本勸戒之道則  
亂雜而不明矣然有識者短之謂紀傳所記一事分爲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上

二

數處前後屢出比於編年則文繁此類固所失不細殊  
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紀事莫大乎治亂君令於  
上臣行於下臣謀於前君納於後事臧則成否則敗成  
則治之本敗則亂之由此當謹記之某年君臣有謀議  
將相有功勳紀多不書必俟其臣歿而備載於傳是人  
臣得專有其謀議功勳也尙書雖不謹編年之法君臣  
之事年代有序義和之業固載於堯典稷契皋陶之功  
固載於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猶是焉遷以人臣謀議  
功勳與其家行細事雜載於傳中其體便乎復有過差  
邪惡之事以召危亂不於當年書之以爲深戒豈非失

之大者或曰春秋雖編年經目其事傳載本末遷正紀傳亦約是體故劉餗史例曰傳所以釋紀猶春秋之傳焉此可見遷書之不失也荅曰春秋聖人立法之書也立法故目其事而斷之明治亂之本所目之事或一句或數句國之典制罔不明人之善惡罔不辨左氏史官也見聖人之經所目之事遂從而傳之雖不能深釋聖人之法記事次序一用編年之體非外春秋經目獨爲記也遷之爲紀也周而上多載經典之事固無所發明至秦漢紀並直書其事何嘗有法紀無法傳何釋焉此乃餗附遷而爲之辭也或曰史之體必尙編年紀傳不可爲乎荅曰爲史者習尙組傳久矣歷代以爲大典必論之以復古則泥矣有能編列君臣之事善惡得實不尙僻怪不務繁碎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雖爲紀傳亦可矣必論其至則不若編年體正而文簡也甫嘗有志於史竊慕古史體法欲爲之因讀唐之諸書覓太宗功德法制與三代聖王並後帝英明不逮又或不能守其法仍有荒縱狼忌庸懦之君故治少而亂多然有天下三百年由貞觀功德之遠也唐書繁冗遺闕多失體諸事或大而不可或小而悉記或一事別出而意不相照怪異猥俗無所不有治亂之迹散於紀傳中繼而不

顯此固不足以彰明貞觀功德法制之本一代興衰之由也觀高祖至文宗實錄叙事詳備差勝於他書其間文理明白者尤勝焉至治亂之本亦未之明記事務廣也勸戒之道亦未之著褒貶不精也爲史之體亦未之具不爲編年之體君臣之事多離而書之也又要切之事或有遺略君臣善惡之細四方事務之繁或備書之此於爲史之道亦甚失矣遂據實錄與書兼采諸家著錄參驗不差足以傳信者修爲唐史記舊史之文繁者刪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他證者補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遺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編年之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上

四

體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書之法雖宗二經文意其體略與實錄相類者以唐之一代有治有亂不可全法尚書春秋之體又不敢僭作經之名也或曰子之修是書不尚紀傳之體可矣不爲書志則郊廟禮樂律曆災祥之事官職刑法食貨州郡之制得無遺乎荅曰郊廟而下固國之巨典急務但記其大要以明法度政教之體其備儀細文則有司之事各有書存爲史者難乎其載也自康定元年修是書至皇祐四年草具遂作序述其意更埃刪潤其文後以官守少暇未能備具逮嘉祐元年成七十五卷是年冬卧病久慮神思日耗不克成就

且就其編帙粗成一家言才力不盛敘事不無踈略然於勸戒之義謹之矣勸戒之切而意遠者著論以明焉欲人君覽之入臣觀之備知致治之因召亂之自邪正之效煥然若繪畫於目前善者從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興而亂本可以預弭也論九十二首觀者無忽不止唐之安危常爲世鑒矣

高祖

召突厥兵

論曰義師之起本救世亂若威德漸盛則四夷款附矣故周武興師致庸蜀羌髳徼虜彭濮之衆助牧野之戰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上

五

漢高平定天下亦有北貊燕人梟騎之助今唐師方起當以德義爲勝何乃聽文靜一時之謀遽求助於突厥斯自小也財寶金帛皆民力所致當舉義之始許之夷狄可乎不盡賂之又自失信後突厥恃其微功連歲入寇蓋由茲失策也

立建成爲太子

論曰立太子必嫡長者使天下之人心有繫以止爭奪之患也行之平世固爲常法若夫大公之世子不賢尚求聖人以傳大位况長子不賢次子聖乎安得局於常法也唐有天下本秦王之謀秦王功德之大海內歸屬

望其勢可終爲人臣乎建成自舉義以來無一事稱道  
但以年長使居聖子之上至愚者亦知其不可也雖秦  
王以常禮讓胡不虛其位待天命之歸乎况受禪之初  
天下未定何汲汲於立太子也善哉宋王憲讓太子之  
言曰時平則先嫡長世難則歸有功此萬世不易之論也  
殺劉文靜釋裴寂

論曰恩與刑人主之大權也恩當其功刑當其罪則中  
外咸勸戒矣反是道何以服人心裴寂劉文靜俱以佐  
命爲大臣文靜才略功名過寂遠甚高祖任情親寂而  
疎文靜文靜失律則除名及與寂有隙出怨言遂聽寂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上 六  
之議而殺之寂當將相之任怯而無謀屢爲賊敗旣入  
朝不加深罪幸矣顧待彌厚可乎施恩於寂太優用刑  
於文靜太暴二者皆出於私非聖子功德之大人人去  
矣

### 殺劉世讓

論曰兵之用間爲神妙者以其術之不可窺也高祖歷  
戰伐多矣用兵之事不可謂不曉劉世讓素有忠義之  
名旣以知邊機使備突厥方制其要害功效甚明突厥  
使人入朝言世讓有異謀殊不知世讓旣荷任用已有  
功效何故與突厥通謀况突厥入寇本以馬邑爲便今

得其地守之是阨其入寇之路也世讓經畫如是戎人  
反言與己國通謀其情固易察耳高祖不察而殺世讓  
何昏暗之甚也

### 復置十二軍

論曰國之用武固常事不可一日懈也中夏之廣外夷  
之衆雖太平之世黠惡者畏威服德而不敢動其心常  
幸國之有事起而爲患爾則武備可一日懈乎況大亂  
初定人心未寧便欲爲安逸之態而偃武事及突厥入  
寇乃謀遷都以避經世之略何其淺也賴秦王堅議不  
行謬策今復置十二軍以教諸府之兵中國之威自此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上

七

盛矣

太宗

### 放宮人

論曰古之明王嬪御之數著於經典者可見也漢之後  
宮及千數賢如魏桓者不肯出仕矣蓋人君廣置嬪御  
其損有三侈費甚也內寵多也怨女衆也侈費甚則困  
民力內寵多則競私謁怨女衆則傷和氣人君之德所  
損如是賢者以爲難諫止而不願仕也況隋煬荒唐自  
古無比強取良家女置後宮者固無其數高祖初入關  
收離宮之人還親屬此得美事之一節及受禪安然有

其後官欲不荒恣得乎賴聖子承之立矯其過計出三千之眾使天下聳動歌詠唐之盛德也

### 卽位改元

論曰或問春秋書國君卽位必於元年正月明新君踰年卽位改元也此書卽位踰年豈春秋之法乎荅曰尙書記天子傳位改元之法舜則曰月正元日禹則曰正月朔旦春秋卽位改元之法本於此聖人以舜禹之法爲天下之至正也然顧命康王之誥記成王崩康王旣爲天子乃釋冕反喪服蓋以先君不書所終之年天子之位不可一日而虛故於柩前卽位明先君傳授之意

###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上

八

不及行舜禹之法也但踰年稱君改元亦同其道矣以天子不待踰年卽位則諸侯可知也春秋一國之史聖人修之遂見天下大法莫若舜禹至正也元年初卽位說者引康誥之文爲定以謂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國史書卽位以表之此雖明不待踰年卽位元年見新君之法不知聖人因而存舜禹之道也況魯侯卽位雖稱元年必書王正月者上以明王道之序下以見諸侯奉王制而卽位也若夫修天子之史可不知書元年卽位之法乎又後代事艱天子繼統必待踰年稱君勢有不便矣故當依實書之雖略變古法其曰卽

位踰年改元亦所以法尙書定位春秋改元見新君之意也

魏鄭公論致治不難

論曰帝王興治之道在觀時而爲之觀時在至明至明在至公至明則理無不通至公則事無不正通於理故能變天下之弊正其事故能立天下之教弊變教立其治不勞而成矣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則聖人之意可見矣或曰孔子言善人爲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又言王者必世而後仁何謂也荅曰孔子教爲邦者久之之辭也爲邦若非聖哲或行仁政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上

玖

未能變通時事功業不速必中道而止故教以久行仁政乃有成功也若以聖哲之道則期月可也但後之爲天下者雖欲興起治道多非聖哲之才不能通究時弊以道變之務速其功以行一時之事故所爲駸雜莫復前古之治也觀魏公之論誠得聖人之意文皇能納其言而不惑奸人之論力變時弊以行王道嗚呼明哉大亂之後興立教法不急其功致時太平德流於後嗚呼公哉

中書門下議事使諫官預聞

論曰太宗之任諫官真得其道夫天下之務至廣也軍

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聽斷賢相謀議思慮之失亦不能免一失則爲害不細必藉忠良之士諫正夫忠良之士論治體補國事乃其志也能密有所助則亦志伸而道行豈必欲彰君過而取高名哉當君相議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聞說或有闕失從而正之天下但觀朝政之得宜不知諫者之何言上下誠通國體豈不美乎況大臣論事以諫官規正於人君之前安有不公之議茲亦制御大臣使之無過之術爾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聞國議必衆知闕失方許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剛直之臣有激訐不顧以爭之者君從之猶掩其過君或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太宗任諫官可謂得其道

### 責封倫舉賢

論曰封倫真好人太宗真能照鑑奸人之情者也大臣之職薦達人材固非細事天下之大中外之任可容一日之才乎然人之才有能有不能器而使之衆職舉矣豈有人主責其舉賢己未嘗推薦但言無奇才異能上欲欺主之明下欲蔽天下之善此真好人也蓋奸人不樂進賢其情有三保位固寵常懼失之以賢者既用必建立功業掩己之名見己之過名滅過露則位不能保

寵不能固此不樂進賢之情一也又奸人立私必人附已乃引之賢者懷才安命進退以道固不肯趨附奸人以謂不附已而引之則不知己之恩不知己之恩則不爲己之黨此所以不樂進賢之情二也奸人無至公待人之心既不公知人不明雖遇賢才不能深識慮引而進之或有大過爲己之累此不樂進賢之情三也封倫之情正在於此太宗以前代未嘗乏人折之使慚懼無辭可謂能照鑑奸人之情者也國有奸如封倫者世世不無人主能照其情而責之則公卿悚動賢者進矣

### 一定朝廷之制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上

七

論曰太宗定天下之功固天授神武英才不待贊論而赫赫於無窮矣其朝廷之制又如星直乎貞觀之治也夫定官之員不務多而務擇賢則不賢者又安得用矣大臣議事使諫官御史史官並從而人或正其失或糾其非或書其過則爲大臣者安敢不正議矣諸司長官正衙奏事使衆臣共聞之屬官不得奏本司外事苟非至公之事人不敢言則陰邪之事自絕矣踈賤之人言事者令門下司引奏又置立仗馬以備急事則天下之情無不達矣內侍皆黃衣給事宮掖則奸人無所附而事權不假於人矣數者皆朝廷之大法爲人君者能遵

行之雖未能及貞觀之治朝廷必尊而天下可治也何哉官少而賢必擇之精也大臣不敢曲議必聽之明也諸司官無邪言必制之公也言事者無壅而人情盡達必采之詳也內侍不預事必制之嚴也數者非太宗英睿不能盡其道入君資性至此者鮮矣然設官少而務擇賢使諫官輩預聞大臣之議而救其失諸司奏事明陳於庭踈賤者言事無壅不任內侍以事必久其制而力行之雖不逮太宗之英睿朝廷豈不尊天下豈不治也

論曰任用房杜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上

十一

論曰人主之任大臣不可不專亦不可專若深知其人可付國事不專任之何以責成功蓋任專則責重責重則人必盡其才力也若知人未至而專任之苟無成功則有敗事又或竊擅威福有難制之患二者惟在人主審之不可一失失則事機難追矣太宗可謂能審任人之術者也知房喬杜如晦之賢而付以國事房杜方盡心職事已著功效陳師合以平常之見欲移主意如晦奏其事意似不廣然慮小臣間言漸害於事公言之爾太宗不惑師合之言喬如晦荷信任如是敢不盡其才力乎此所以成太平之治也然有太宗之明房杜之賢

則可以專任而不容人言人主知人未至當審其付任不可執此以爲法

### 殺盧祖尚

論曰人主操天下之勢不可一日失威令威令一失則不起慢上之漸漸若不止則綱紀弛而權移於下何以操天下之利勢故曰人主不可一日失威令也然威令之行不可過中過中則暴暴則人心離矣太宗之用威令誠得其術故內外之臣聞一令罔不靡然從之此無他聰明之性至公之心剛嚴之體御於內外也盧祖尚丁其時荷其任乃委曲思慮以身爲計遂成驕慢之態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上

三

宜乎獲罪矣然殺戮刑之極施於驕慢之罪此似過中人臣驕慢則殺之復有罪之極者何以加刑若祖尚之罪逐於遐裔而永棄之未至失威令也

### 魏公不避形迹

論曰人臣之任國事莫若知無不爲一存形迹非公忠之道也且如有賢才滯於下或已之親舊也或權勢之親戚也以此避嫌而不舉又如臣下忤犯主怒枉爲人譖將被刑戮將行竄逐其人或已之親舊也或權勢之親舊也以此避黨而不辯又如有好惡之人將爲國患其人或已之所不足者或權勢之所不足者以此避疑

而不言凡此之類皆所謂存形迹也人臣存形迹爲身之謀爾非所以爲國計也夫有賢未用國之失也殺逐無辜君之過也奸人將起時之患也爲人臣者知國之失而不陳見君之過而不正觀時之患而不救但曰我存形迹此罪不細故謂非公忠之道也溫彥博因魏公爲人所譖遂言人臣須存形迹此不忠之言也賴魏公自陳太宗尊悟其事非君臣相信幾失大公之道

房杜相業

論曰或問房杜之相謀議施爲不見赫赫之事而世大賢之何也荅曰宰相之功何必赫赫觀時事如何耳房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上

四

杜自秦府遇主講天下事固詳太宗卽位遂命作相付任之專不與他相同乃得盡心助治致時太平以事明之其功可見宰相之任莫先乎正官職用賢才若官得其才宰相總其大要庶事舉而天下治矣貞觀元年房杜定文武官六百四十員官旣少則才可擇才可擇則官不濫官不濫則職自舉况公於取士各盡其才此房杜得佐主興治之要道也以至臺閣規模典章文物皆其所定又防奸邪抑權倖各有著法夫槩如此不惟一時之治固足以垂憲於後也其他軍國機務雖謀議不著每籌事太宗從之以太宗之革命專任三杜而從其

所籌其賢又可知也卽貞觀時事之治二相之功可見矣或曰貞觀四年天下大治太宗惟稱魏公之力不及房杜何也荅曰貞觀之初太宗求治方切魏公專論王道封倫橫議以沮之太宗不惑奸言力行王道及天下之治也嘉賢人之論足以明道故稱魏公之力嫉小人之言惜不能使之慚悔故恨封倫之不見其言自不及房杜也然魏公議臣也房杜宰相也魏公論其治體房杜助其施爲爾後世賢房杜而不見其功者惟詳觀太宗專任之意貞觀時事之要可也

魏鄭公溫彥博論處置降虜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五

五

論曰安邊之術其難哉以太宗之英明魏公之辯論豈不能察夷狄之情定安危之計何至納溫彥博曲議處虜內地仍擇酋長備官京師慮之不審乃如是不夷狄之態弱則服人強則爲患禮義不能移其性仁恩不能懷其心從古而然也頡利之敗其部落之降者豈慕德義而來正爲逃死之計耳置之塞外分酋長以主之足示好生之德何過處置有差也蓋太宗以雄才大略平突厥意破亡之餘不能爲慮但以大度畜之至仁懷之夸大威德以示萬世故忽其事也不然彥博之議突厥餘衆若遺居河南綏懷德惠終無叛逆此固妄言豈能

惑其聰明哉及數年有變始徙降戎塞外乃悔今日之失也

### 命李靖爲僕射

論曰太宗之明李靖之賢君臣之心可無間矣况靖深入虜地方成大功安得容讒人之言且謂靖軍無綱紀致以虜中奇貨散於亂兵之手此不識事體之言也靖善用兵法令素整以少精騎深入虜中無綱紀安能成功乎虜中奇貨若果有之散之兵衆正得其宜突厥凌中國久矣今日平之張天威雪國耻安邊寧人非靖盡心兵衆盡力何以成此功且寶貨散之軍衆是上不奉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上

十六

君欲下足恩衆心故謂止得事宜但不知寶貨之有無爾太宗爲君何至以奇寶爲意猜疑賢將尙賴仁明之德不行重責靖之忠誠無所缺望不然君臣之間兩有大過矣及數月始悟其事命靖爲相亦足見其功德宜罪讒人以戒於後世可也

### 封禪不著於經

論曰封禪之文不著於經典秦漢諸儒用管仲說以爲帝王盛德之事無大此禮故秦皇漢武行之儀物侈大自謂光輝無窮然封禪之後災異數至天下多事蓋繁費生靈于動和氣所致則崇尙此禮惡足以當天意哉

況此禮不著於經典也司馬遷作封禪書引經典之文但巡守之禮耳帝王巡守每至方嶽必燔柴以告至非謂自陳功於天也帝王治天下能以功德濟生民致時太平則天必祐之以永久之福郊祀之禮足伸其報何待自告其功也太宗謂事天至誠埽地足以致敬何必登山封數尺之上此實至論

### 命李靖討吐谷渾

論曰天子善任人而能主威柄則大臣不驕大臣不驕則中外自肅太宗以吐谷渾拒命一日謂侍臣曰欲李靖爲帥討之靖功名之大爲當世勲臣首方以老病居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上

七

家聞其言亟見執政請行太宗使大臣如是功名不逮於靖筋力未衰於靖者敢驕慢乎人臣不敢驕慢則各盡才節人臣各盡才節天下事不足治矣太宗使人至是者無他善任人而能主威柄也

### 貶權萬紀言利

論曰觀太宗罪萬紀言利真得天子之體天子爲天下所尊非止威勢之重由仁德之高也仁德之本莫大乎愛民愛民之要莫先於節用用之有節天下貢賦之人歲有餘矣何至殫山澤之利以困人力乎然自三代之衰秦漢而下人君好利者多由所爲侈大而用無節也

天下貢賦之入不足以充其費，奸人得以言利矣。人君顧所用不足，必說其言而從之。好利口甚，人力必窮。人力窮則危，亂自至。縱未至危，亂天子言爲令，動爲法，以好利聞於天下，豈其體哉？太宗斥言利之臣，無他，能自節用外，謹制度，絕權倖，無過費耳。貞觀一朝，其事可見。初，出宮人三千，天下固已頌其仁愛。及宮中欲修一殿，則想秦始皇之過，不起其役，體不耐熱，公卿請營一閣以避繁暑，亦念漢文罷露臺之意，不從其請。將幸東都，勅預修乾陽殿，給事中張元素極言，隋室修乾陽，勞民之事，嘉其言立止。出降長樂公主，勅有司資送倍於長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上

六

公主魏鄭公引故事言，長公主尊於公主，豈得以親愛厚資過於長公主？上納其言，遂不越禮。其設官之制，命宰相定其員位，文武官止六百四十員，多得才能而無冗食，其養兵之法，畿內及諸路府兵止六十萬，惟元從禁軍三萬及府兵番上，或出征者，有所給外，皆散之農畝而養焉。其行賞之事，功者厚，賢者禮，內無嬖人，私其恩，外無倖臣，竊其澤。天下歲入之物，有餘用矣。故薄賦斂，厚風俗，其道德與前代聖主並所爲，得天子之體矣。嗚呼！爲天子者，皆可以至是，可至是而不至者，由所爲侈大，制度不立，權倖不抑，所致耳。所爲侈大，物力固難

以給若制度不立則庶事無節而冗費益甚權倖不抑則奸人競附而私恩益廣天子雖獨尚儉德亦何能省用太宗自節其用復能謹制度絕權倖所以不取山澤之利不困生民之力而財自豐爲天子而得其體著仁德於無窮也

魏鄭公諫諍

論曰魏公以忠直稱歷數百年而名愈高李翱論修史之法則曰假如傳魏徵但記其諫諍之詞足以見正直是魏公得諫諍之道其言足以傳信於後也貞觀十年魏公三上疏乃諫諍之著者然不過諫侈逸明任人平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上

七

刑賞辨忠邪及引前代治亂爲說未嘗深言君過亦不及安危大計詳味其意尤見當時高致夫不深言君過君無大過也不及安危大計君能自主威福了天下大事也君無大過能了大事真英主也但政有小失則諫之引前代治亂爲戒使不至於甚此所以爲忠也魏公事英主方贊治道以成太平之治見其小失尙孜孜諫諍以防其甚如事中常之主天下未治其君或有大過魏公之諫必危切至安危大計必忘身以爭也蓋輔相之道不至此不足以爲忠魏公之心後之爲相者宜詳

之

以高昌爲州縣

論曰中夏之於四夷天分內外之地也故嗜好不同服用不類禮義不能化人情不可通地形險固自限其所帝王能以德服而威制之常使不爲中夏患則上策也安可恃盛大之勢因夷狄拒命而伐之遂強有其地一強有其地不惟中夏之人苦戍守之勞又使諸戎謂中夏利其土壤各懷怨懼時乘隙合從爲患矣以太宗威勢州縣高昌之地雖保無他魏公尚以爲不可則帝王威勢之不逮太宗者慎無貪戍土以起大患也

立晉王爲太子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上

二十

論曰王者立太子以嫡以年以德固有常禮若嫡與年者或昏庸或過惡固不可不擇於諸子也擇之之法取衆望決已意則天下歸心矣太宗英主也斷大事未嘗有疑晚年牽愛不能定一子泰長而有過立晉王無疑何至投床自苦取決於無忌之言太子君之副社稷之本豈使一臣立之仍命拜謝賴太子良善人情可屬無忌終不擅其恩不如是必起亂階矣

親征高麗

論曰貞觀中天下治平四夷賓服天子威德甚盛太宗練兵師尙功名其志甚銳以此不衰怠之意臨天下可

預防患難永保太平之業也但因一遠夷之臣殺主害  
民復侵陵鄰國詔罷兵不聽然彼有罪豈預中國之事  
命一二將帥出師境上示征討救援之勢使畏威懷德  
足爲天子能事何至決親征之計乎忠賢交諫莫非苦  
言李勣一議堅不可動遂舉中國數萬之衆驅之異域  
輕其性命已似忍心況以萬乘之尊與遠夷爭勝又自  
輕之甚雖平遼東數城破延壽大軍何足益其威德若  
延壽納對盧之計危可測乎此蓋太宗英雄自恃忽於  
深慮李勣順意生事遂成誤計且初議伐遼褚遂良諫  
止其事太宗然之勣至追述延陀犯邊聖策本欲追擊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上

三

由魏徵苦諫致失事機以此激之遂定親征之議及敗  
延壽之衆太宗下馬謝天則危心可知矣詔從行軍人  
戰死者加勲級勝殞地則中國士衆殞命於遠夷可知  
矣天子荷宗廟社稷之重爲天下生靈之主一旦不因  
中國之事履危難輕人命威德無乃損乎且李勣追咎  
魏徵諫擊延陀事謂之失策如延陀犯邊太宗命將禦  
之大破其衆足示中國之威不追擊之亦未爲失高麗  
本不敢犯邊何至親征乎勣順意生事無以逃其罪矣  
房喬忍死上表懇諫伐遼賢哉

劉洎賜死

論曰劉洎之死據舊史所書由褚遂良之譖也然伐遼之行太宗諭洎輔翼太子之意洎有誅大臣之對時已責其踈健太宗至自遼東不豫洎謁見而深憂之或言誅大臣事亦與前踈健之語何異儻爲遂良所奏太宗疊前怒殺之迹其事狀近於是矣若洎止憂聖體絕無他語又引馬周自明周對與洎不異太宗何至偏信遂良遽誅大臣乎況洎有罪而周隱之又安得止罪洎而不責周也蓋遂良後諫廢立皇后事以忠直被譴奸人從而譖構之惟恐其無罪故劉洎之子訴冤李義府助之賴樂彥璋力辯其事遂良譖洎之言當出於此矣又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上

三

貞觀實錄本敬播所修號爲詳正後許敬宗專修史之任頗以愛憎改易舊文則遂良譖洎之事安可信乎

後宮不著名

論曰帝王於後宮恩寵過厚非賢德者鮮不干預時事著名於外蓋寵過厚則言易入言易入則事可動後宮至可動帝王以事則奸邪附之著名於外又况親族竊恩競爲聲勢內寵至此小則破家之禍大則爲國之患必然之勢也太宗在位歲久後宮不無寵嬖但外不聞何人耳惟徐充容以恩顧稱絕不干預外事復能諫爭君失則貞觀宮闈之政可知矣後代不能遵守神龍中

上官昭容等招權於外廣植奸黨天寶中楊貴妃專勢於時務強親屬國事既亂數婦人及其家皆不免誅戮噫上世淳風既往人主之尊爲天下所奉制度必如古簡朴或不能則宮室服用既過於古矣雖英明之君爲外物所誘必有侈樂之意意有侈樂於後宮豈無所嬖寵在人情未爲大過也既嬖之居處服玩充其欲足矣何至容其私謁以干國事使戚屬倚之以作勢奸人附之以竊權氣燄既成必生禍患而後已則人君於後宮或有嬖寵能以貞觀爲法不惟不使亂政亦所以安全之也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上

三

降李勣爲疊州都督

論曰君待臣以道臣卽以道報之君待臣以利臣亦以利報之此歷代君臣之常理也太宗用李勣有本有末其謀謨智力立功立事爲大臣固宜然也以其不負李密尤信其心使輔太子正爲此節勣雖高勲重整位尙書預中書門下事寵已至矣使輔太子敢不盡力乎何至無故譴逐使太子他日授以僕射且人受恩於父兄未有不厚其子弟者況天子以大位授人又寵信之豈於太子不盡力耶然勣忠義之士但風氣英豪非感激不能盡節一日無故逐之使不無怏怏太子雖授以僕

射勩之機心豈不曉其利誘乎至廢立皇后之際不肯盡忠雖勩無大臣節亦太宗以利啓其心也

高宗

命李勩爲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論曰唐宋魏晉而下歷代任宰相之制以僕射侍中中書令爲正宰相故僕射爲二品侍中中書令爲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由李勩自尙書授詹事詹事卑於尙書藉其輔翼太子故授之同中書門下三品者得預聞國政此侍中中書令之任也令勩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改授僕射品已高而曰同三品故蘇冕會要駁其事曰李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上

三

勩遷開府儀同三司又改僕射開府從一品僕射從三品今反同三品者豈不與立號之意乖乎杜佑通典曰同中書門下三品當以階卑官高令所給祿秩同品耳據此似非位署後同三品者止記初命卒不以爲位號也

褚遂良諫廢立皇后

論曰高宗卽位數年奉先帝成法以臨天下頗得守文之體一日昏惑自恣不奉天戒雖前代荒亂之主少過之者天子之貴嬪御之衆何至私先帝才人使逞陰譎之計構陷中宮爲國大醜且高宗自晉邸升皇儲卽位

之年地震於晉人而不止是必天意以陰盛爲戒也太宗臨終顧無忌遂良稱好兒好婦是以國家事付託於大臣也武氏詭計初行方議廢立遂良以死爭之是不預先帝付託也嗚呼先帝付託於臨終天地示戒於連年大臣力爭於所議稍近中常之主當知事理甚明不可不念況高宗幼爲聖父教訓正人輔導豈全不辨事理乎但內惑嬖者之計外納奸人之言上不奉天戒次不遵父命下不顧忠議徇一時之欲以至於此心知王皇后無過而憫之及爲嬖者戕賊亦卒不問此又孱懦之態甚矣使文武之臣蕃夷之長共朝變者此又亂禮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上

五

之甚前代未之有也幸使嬖者擅人主之權害宗室殺大臣幾移宗社實高宗之過也然高宗之過雖姦黨所贊亦由李勣微言于志寧顧望所致再李勣荷先帝付託于志寧任宰弼之重若稍助遂良及無忌韓瑗來濟之言姦黨豈能動乎是極諫高宗之過者遂良也成就高宗之過者李勣志寧也故書曰右僕射河南郡公褚遂良諫廢立皇后降潭州都督書其官爵明大臣之任也諫廢立明廢者不當廢立者不當立也因諫而降明無罪也遺勣志寧立皇后不書其官但名之明勣志寧無大臣節賤之也書臨軒立后而不曰帝見高宗無人君

之體也

卽位改元

論曰人君卽位之年謂之元年元始也人君布政自此始故首月謂之正月取其正始之義也厥後以數繼之終於一世此前古不易之法也至漢文惑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變古制孝武因事別立年名歷代帝王皆遵向之唐武德貞觀雖爲年號亦終其身高宗不奉祖宗之法且在位七年矣而謂之元年於理安乎若以立太子之始得以改元不知天下事統於天子乎太子乎事不師古而至於此由大臣昧於經義也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上

美

長孫無忌黔州安置

論曰人主之惑讒言由不知其人爲蔽耳高宗於許敬宗非不知其人也如敬宗修太宗實錄移威鳳賦事高宗明知不足傳信修史尙高下其手他事固不可信矣鞠獄之際事外言所嫉之人其大罪豈得信乎況無忌親則元舅位則三公忠亮之誠許國甚至一姦人譖之不自臨問遂竄遐裔此非不知敬宗之誣謗無忌之非辜正欲快嬖者之意使元舅以勳德重望寃死遐裔不惟昏塞之過實不仁不孝之甚也

殺上官儀

論曰易有君不密失臣之戒春秋有君嬖言之譏聖人垂法使人君與臣下謀議不可輕說漏露致懼其患故申於易著於春秋丁寧如是也況君乘怒自謀使臣預議一日推過於臣而殺之豈人君之道高宗立武后過惡甚矣后延邪人行厭勝法廢之固宜方與上官儀定議后遽自申訴茲以不密所致若便行廢黜后亦何所爲反懼后怒言儀教我此乃婦人之態遂使姦人乘后之意構皇太子大臣殺之士大夫無事被逐者甚衆后威權日盛養成篡奪之勢皆由高宗不君也

乾封改元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上

七

論曰太宗以功德平治天下其朝廷之事則賢才在位法度施設其生民之樂則刑罰幾措歲時屢穰其四夷之服則大者來臣小者安帖前古聖王之治何以加焉尙謂封禪盛德之事慮已所爲未當天心終不行其禮高宗在位十餘年雖賴先帝遺德生民安業四夷不動柰朝廷之事姦人亂政忠賢竄戮太子廢殺臨朝聽斷則中宮垂簾威福不專於己此大亂已見有何功德可以告成蓋狗后之欲舉希闕儀物誇耀天下耳登封之後歲饑民困日食彗見連年不已豈非功德之薄妄告於天又千乘萬騎之行勞費民力于動和氣所致與姦

人預慮天時不順先引漢乾封故事建爲年號若以歲  
旱爲乾封則民之飢困災變頻仍是果天祐哉爲天下  
者切戒於此勿輕議盛德之事

追尊祖宗自稱天皇后稱天后

論曰諡所以尊名也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善名雖多  
惟取一大善爲稱不使名浮於實也歷代帝王諡號或  
實或虛不能盡如古制然必以祔廟之始一二字爲定  
也唐高祖起義兵雖出太宗之謀然親平大亂成就王  
業諡武宣矣太宗以武功定天下卽位之後行王道致  
太平推誠人心幾致刑措綱紀號令治與古同諡文宣  
藝海珠塵

唐史論略卷上

天

矣今高祖曰神堯不惟越禮適所以辱之高祖於堯之  
道安可擬議况稱曰神堯人必謂其名不稱旣知不稱  
豈非辱之太宗加武與聖此不爲過但廟號久定而增  
其名又豈禮乎二后號神聖尤乖其實孟子曰大而化  
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豈中宮之位可當其號  
此武后自欲尊大妄稱天后高宗遂稱天皇因追尊祖  
宗二后用掩其迹嗚呼天子狗后之欲僭大其稱瀆祖  
宗亂典禮此高宗之過也高宗之過亦由大臣有司不  
守經義逢君之惡所致爾

郝處俊諫令后攝政

論曰處俊諫高宗不令武后攝政可謂社稷之臣也自上官儀被殺高宗爲后所制奪其威權內外畏之無敢忤其意者高宗雖因目疾欲令攝政亦勢逼而然處俊不顧禍患懇諫其事至引魏文不許皇后臨朝爲證是時處俊之心止知有社稷之計不知有身計也言既激切又得義琰爲助雖昏主悍后義不能違夫人臣事君見大過而不敢言臨大節而不敢當者正欲保位避禍也處俊當后擅權上下威逼之際忠言確論力救其事義琰協心助爲之言二公終保大位不罹其禍如于志寧輩預廢立皇后之議顧望不言乃保位避禍之意也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上

完

然終不免譴黜一刺史而歿但得畏懦不忠之名爲世所罪又豈能保位避禍乎然則事君者固不可自計利害也邪正在於所守禍福繫於所值所守者節也不可不通死生賢矣

劉仁軌請李敬元統兵禦吐蕃王師覆敗

論曰王者能知人能駕馭則臣下不敢欺矣將相不思賢不私怒則國事濟矣李敬元不練邊事與劉仁軌立異此廟堂之上恥所不能忌其賢而違其議也仁軌知李公非將帥才決請鎮守使之敗辱此恃其功名欺君

以逞私怒也高宗不察李令不能統兵但徇仁軌意遣之尋致兵師敗衄自損國威此昧於知人之明失馭臣之術一舉而君臣之間俱不免過然仁軌之過大矣  
中宗

裴炎請太后歸政太后殺之

論曰裴炎死雖由直諫迹其本末自取之也武后篡奪之勢非一朝一夕爲之方欲因事立威震懾中外然後行其所謀中宗卽位之初過寵后父炎力爭之因有讓國之言蓋一時忿激之詞也炎諫於外武后制於內一辱主豈能有爲何得因一時忿激之詞便謂不堪輔佐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上

三

遽行廢立蓋炎自以忤意預憂禍及遂附武后爲之謀爾殊不知后既能廢帝立少子天下之權皆出於己其勢至此事肯已乎況素有異謀也炎方區區諫正其過又請復政少子盜欲取人奇寶已預其謀旣使得之乃以廉恥爲責令歸其實言得從乎言旣不從禍可免乎故曰炎之死亦自取之也夫爲人臣者惟當盡力於事在擇主之正與不正爾主不正而盡力鮮有不罹其禍者蓋共事之時知其計畫所長用心所向得志之後必慮復與人謀則不利於己故有忌之意炎與劉禕之程務挺輩相繼被戮皆自取之也

不稱武后年名

論曰武后僭竊位號唐史臣修實錄撰國史者皆爲立紀繫后事於帝王之年列僞周於有唐之史名體大亂史法大失矣後史臣沈既濟奏議曰中宗以始年登大位季年復大業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昔魯昭公之出也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併太后紀合中宗紀每於歲首必書中宗所居曰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則紀稱中宗而事迹太后俾名不失正禮不違常此得春秋之法足正唐史之失也故從其議書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上

三

武后事於中宗紀中武后改年皆是妄作今起嗣聖繼以景龍武后所改但存其名備證它事而不以表年焉所以正帝統而黜僭號也

狄仁傑薦張柬之爲相

論曰觀武后用張柬之爲相見其任賢之術也武后臨朝僭竊二十餘年所用之人姦正相半蓋后俊智之性有過於人謂不用姦人無以成己欲不用賢人無以處己過然持大權者多賢才也如狄仁傑姚元崇相於內婁師德郭元振將於外天下事何慮乎故雖殘廢不道不至禍敗者以此也當仁傑元崇相國才謀之士不乏

於時尙孜孜訪於二相求大才以備任用二相力薦東  
之立命作相其推心不疑如此則向之任用之意可知  
矣豈非得任賢之術也一婦僭天下大號恣行凶虐尙  
以大權付得其人久不禍敗爲人君者能推誠任賢天  
下豈有憂患乎

### 廢武后

論曰舊唐史書武后傳位於中宗蓋史官諱其事也然  
桓彥範傳書武三思以武后爲彥範等所廢常深憤怨  
又於武后實錄書彥範請太后復辟卧不語事是廢之  
爲實今迹其實事書柬之彥範等遂廢武后所以明大

###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上

三

法也唐之天下高祖太宗之天下也高宗傳受於祖宗  
及其崩也以子託后后擅威權乃逼奪其位僭竊天號  
恣行克虐毒流內外踰二十年不道至此若終身無禍  
何以作戒於後況實廢之安可諱也若以中宗武后之  
子也彥範等奉子而廢母於事不順是不達其理春秋  
莊公元年三月夫人遜于齊此莊公之母也以悖亂之  
事去其氏貶之則春秋之法可見矣武氏奪嗣君之位  
變唐國號凶威虐法爲害歲久安得無所貶也况書廢  
武氏者廢其僭竊之號彊大之權復后之位爾復后位  
所以奉祖宗之統豈不順乎故用春秋之法爲唐貶絕

罪人且作戒於後也

韋后安樂公主進鴈帝哭

竹簡

泉之解

論曰中宗直天下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也前代人君如太甲者中人之性爾始以失道爲大臣所廢遂能深思前過自新厥德暨復正位享國永年中宗卽位之初過寵后父因大臣切諫有不道之言爲母所廢流離艱苦凡十五年賴神宗功德入人至深天下之心繫於後嗣故忠義之臣出死力以救始得復歸京師及正位昏庸之態又甚於前崇寵韋氏使預國政縱其姦惡一不爲意忠臣諫而不納奸人進而得計賢者罹罪邪者受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上

三

寵紀綱法度紛然無一條理是中宗歷憂患二十年未嘗自過也未嘗修己也人情邪正都不曉也世事美惡都不辨也昏昏然平等人爾故復位數年虜惑如故豈非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歟卒至兇婦逆女結邪謀而不得正其終由以至愚自貽其禍也

備曰中宗直天下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也前代人君

韋后安樂公主進鴈帝

一權復后之位而復后位

罪人且作戒於後也

不願乎故用春秋之法爲唐後世

藝海珠塵

南澠 吳 省蘭 泉之輯  
介休 范 重榮 實夫校

唐史論斷 卷中

孫 甫纂

睿宗

景雲年

論曰古之人君即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也繼天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先君之年不終則後嗣急於為君而忘孝心矣繼天位無始則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中

一

布政立事無以正本矣一年二君則國統不一而民聽惑矣典法如是之重人君敢不謹其事歟睿宗於中宗雖兄弟之序然繼其位則同於先君安得不待踰年而改元蓋大臣昧於續義而然也今書景雲年者不可分中宗所終之一年為二又不可記睿宗之始年謂之二年故變其例所以戒無禮而正不典也

傳位皇太子使主細務

論曰睿宗以次子平王賢而有功取內外屬望之意從長子辭讓之誠立為太子又以時多難上象示變知行事不當天意遂傳位於子實夫公之心安宗社之計也

柰何爲一妹所惑雖傳位而不授以政使太子稱帝而主細務自稱太上皇而斷大事此體豈正乎故養成一妹之惡致奸人黨附從而逆謀賴太子英果先事誅之不然內難可測乎蓋睿宗雖有大公之心而明斷不至也惜哉

玄宗

### 相姚元崇

論曰天子任輔臣非知其忠推誠待之何以責成功輔臣荷天子之知非素蘊策畫通達時務盡節行之何以稱大用明皇之用相姚元崇之事君得其道矣初明皇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中

二

以崇可相將召之張說輩讒言交結一不能動遂以大柄付之崇荷其信任之意力救時弊行之不疑數十年紛亂之政旬日而變紀綱法令卓然振起非君臣相得之誠至深至悉何以及此然爲姚崇則易爲明皇則難自中宗復位承武后暴政之餘且爲韋庶人所制用姦貪去忠良官職無叙紀綱大亂重以太平暴橫不改其惡中外人心思治甚切崇有才智固能觀時事之弊知變正之術一日當國政順人心行之不難耳明皇居藩邸已憤時弊之甚卽位之始銳意求治任崇固且但張說有輔翊舊勳素親倚任方居左右與崇不協崇雖才

過于說適在踈遠不任說而任崇此所以爲難也嗚呼  
人主知踈遠之臣可用付以大柄推誠待之使盡其心  
以成開元治平之業後之人主宜以此爲用賢之法也

### 開元神武皇帝尊號

論曰古天子之稱曰皇帝蓋稱其德也秦不顧德  
之所稱但自務尊極故稱皇帝然亦未有尊號也至漢  
哀帝始有聖劉太平之號此豈可爲法乎高祖太宗各  
有功德俱無尊號高宗狗武后之意始稱天皇中宗從  
韋庶人之欲乃號應天二宗並爲婦人所制綱紀號令  
不由於己其行事紛亂果合天理乎而稱曰天皇號曰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中

三

應天是妄自尊大但取千萬世罵與笑耳明皇以賢繼  
位祖宗善惡之事聞見固熟何故忘高祖太宗實德襲  
高宗中宗之虛名蓋臣下諂諛不守經義逢君之過而  
然也故所上表明言何必稽古此人臣不忠之言耳人  
君行事不可泥古之迹又不可不稽古之道泥古迹則  
失於通變之機不稽古道無以成大中之法況明皇英  
偉之主志氣雄俊臣下常以古道諷之尙慮越逸可更  
言何必稽古以尊其侈心乎

### 酸棗縣尉袁楚客上疏諫娛樂

論曰開元二年明皇方勤政治用才傑百度具舉內外

無事實有承平之風聽政之暇煩事娛樂以人之常情  
觀之天子當承平之時稍自娛樂未爲大過然深計遠  
慮之士已憂之矣蓋人情犬抵好逸憚勞志氣稍充目  
前無患鮮有不驕惰者驕惰不已憂患遂至此事勢之常  
也況萬乘之貴爲天下所奉又當內外無事恃此自樂驕  
怠之志必從而生姦人窺其情益求美物作奇伎以奉之  
心說意快以寵其人一寵之則姦人之徒爭奮其計矣  
姦人得計時政必壞日復一日亂亡自至此人君好逸  
樂之常勢也故楚客一窺明皇娛樂之意以太康失道  
不聽五弟所述禽荒色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之戒遂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新卷中

四

至失國秦穆公崇飾宮室由余譏其勞民能改其過乃  
興霸業之事上疏言之以止驕逸之漸明皇雖容其言  
而娛樂不改其意自以大功卽位方任賢才致天下無  
事我娛樂何害哉所以忽其言不聽蓋明皇才俊性英  
豪向在藩邸歷知民間事觀韋庶人之黨勢危社稷遂  
起兵討之能成大功茲乃感憤而爲也及卽位勵精政  
事委信賢佐命盡除前日之弊然英豪之性不能純入  
於道見時無事乃以娛樂爲意殊不知娛樂浸久志意  
漸昏姦邪乘間以進自致危亂也但明皇雄才大畧雖  
務娛樂猶倚任正人以了國事德澤之廣人人甚深故

久而後致天寶之亂若中材之主不及明皇才畧復不能任賢致天下無事如開元時稍縱娛樂不待久而亂矣或曰人主當天下無事時不可自樂乎曰天下之大政務之廣堯舜至治之世尚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戒慎若此後世之治堯舜遠矣一時無事得不慎其微乎然人主聽斷之暇宴樂以節游幸以時豈不樂乎況天下奉之意無不滿何必從禽獸麋鹿聲色使姦人得以窺其欲耶後世必法堯舜常保儉德恐有不能但或嗜好於物不可使有形或倦怠於事不可使有迹外或有恩倖之臣權不可假內或有嬖寵之人言不可惑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中

五

嗜好一形則小人極新美之事曲奉其欲而有所希矣倦怠一露則邪臣陳安逸之趣迎導其意而有所要矣假恩澤之權則黨附必衆而擅恩威矣惑嬖寵之言則私謁盛行而政令撓矣明皇在位既久四事皆不能慎故起天寶之亂然則天寶之亂原於楚客上疏之年矣

盧懷慎遺表薦宋璟盧從愿

論曰太宗嘗賜魏徵手詔言晉何曾不忠之罪蓋謂曾窺見武帝奢逸之心不能切諫但退有後言也觀懷慎與宋璟等所言頗似何曾之意然懷慎與曾言同而意則異矣曾自以奢縱爲時所譏見主之過默而不言此

正保位爾其與子孫竊言又欲取名於後世也懷慎清  
儉有節性復公正非懷祿固寵之人也其主方勤政治  
未有深過但以高識見其萌芽不聞切諫此亦可責能  
與璟等深言且力薦之是使諫正於後以此論之懷慎  
與曾言同而意異也夫大臣德望有素無保位懷祿之  
迹若觀主微過而不言又能薦賢者諫正於後尙可掩  
過如德望未著見主過而不言又不能力薦賢者使之  
諫正此懷祿固位之人雖竊一時富貴千載萬世識者  
視之當爲罪人矣

用李林甫平章事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中

六

論曰帝王之命輔相或自知其人或大臣所薦必名德  
有素才能已試者始可協天下之望林甫先圖郎官源  
乾耀薄其才行不許郎官不可爲則其人不賢衆所知  
矣及宇文融引之爲黨歷中丞侍郎無一善績可稱雖  
爲韓休所薦休之言亦未必能信於主但武妃力士內  
爲之助遂至大用爾假如明皇以林甫是韓休所薦休  
有一時之名其言雖可信豈不思武妃力士已之嬖寵  
者也林甫爲近臣能使嬖寵者爲之言其人姦佞可知  
矣假如惑嬖寵之言不辯其佞旣相之後能議何事况  
不知學術有何所長任之也是林甫凡百奏請但能希

意旨以取恩寵耳況人臣奏請之事若有合於主意當  
攷其經世濟民理道明白始可無疑若事事合於主意  
是明有所希而然也況不因嬖寵而用又奏請之事皆  
合己意帝王稍明理道者豈不復慮哉況明皇天資不  
爲不明一日昏惑都無念慮遂使姦臣擅權終亂天下  
則嬖寵之爲患也如此夫帝王荷宗社之重主生靈之  
命不得賢輔何以興起治道求賢輔無他術必取名德  
有素才能累試者可矣若名德未著才能未彰但取嬖  
寵之言而命之以迎意希旨而任之是上忘宗社之重  
下輕生靈之命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林甫任用浸久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中

七

內則起大獄引楊國忠使倚貴妃勢以害忠良致其權  
力外則保任藩將使專節制利其夷狄賤類無入相之  
路養成祿山凶威則大寶之亂林甫致之也噫天子一  
聽嬖寵之言任姦人相國以其迎意希旨而寵之遂起  
大亂已確播遷之禍民陷死亡之難後世人主得不戒  
之哉

張九齡請斬安祿山

論曰人君有忌心則賢者不能立事軍國之務至衆一  
人之智固不能了必藉賢者謀議也賢者謀議多出衆  
人之見非英賢求治之君往往不諒其心或以忤意厭

之或以立異惡之茲邪希旨之臣。撫疑似之事從而譏毀。則人君忌之矣。既忌之不惟謀議難合。且欲鬪一時怒氣。多方沮之。雖理道明白亦不從也。賢者爲人君所忌。如此欲立事得乎。九齡以高才直道居輔相之位。值明皇倦於政治。厭聞讜言。方且倚任李林甫。姦臣謀議固無所合。及秦祿山逆狀。此先覺獨斷之論。非常人可明。其以將校敗衄請行軍法。此有何難明之理。況祿山素無賢名。又無大功。本以勇銳可用。今戰而敗。衄則勇銳亦不過。人不知以何功德可贖罪也。是明皇特以九齡議論堅正。多所違忤。又聽姦言讒間。久有忌心。因不

藝海珠庫

唐史論斷卷下

八

從其言而沮之也。噫。賢者忠於國而君忌之。謀議之事。雖理道明白。不從其言。在賢者無負於國矣。但人主內倚姦言外養大惡。遷播之辱。歸咎何人哉。

刑罰幾措推功李林甫牛仙客

論曰。或問開元二十五年。明皇用姦人。逐賢相。戮直臣。殺三子。此國事大夫人道幾喪也。有何德化尙致天下訟獄希少。曰。國政善惡皆有後效。明皇卽位之初。勵精政事。得姚崇宋璟張九齡之徒。繼爲輔相。盡心贊助。故德化被於人間。風俗旣厚。獄訟幾息。及在位漸久。怠於政治。雖姦邪乘間而進。尙有忠賢任事。未至大害於政。

及罷免賢相專任姦人直臣言事遂遭殺戮三子無辜俱以謫死其他流貶者不可勝道此固君之大過但惡在於內而未及於民前日爲善之效流風未改故獄訟尙希也林甫自以專任經歲姦跡漸露取天下一善事掠之爲功將以掩罪徐嶠輩小人得希其意妄託微物用爲靈異上以固主心下以愚民聽明皇惑其事從而賞之自此擅威權起大獄姦惡日甚無所不爲天寶之亂乃爲惡之效也爲君爲相者勿以目前善迹便爲己功當顧己之行事如何耳善惡之事未有不效者也

冊忠王爲皇太子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中

玖

論曰國之廢立太子可容易哉其立之也非嫡不可非長不可非賢不可開元初明皇立瑛爲太子非嫡也非長也但以母善歌舞寵之遂立其子立之固容易耳然立之二十餘年名分久定雖不聞大善亦不聞有大過可容易廢之乎不惟廢之復殺之矣此雖武妃妖惑林甫賊計所致迹其本末亦由張說之過也明皇諸子皆非中宮所生慎擇賢者立之可矣何必卽位之初急立太子蓋方寵瑛母用悅其意耳立之歲久中外不聞其過人心有奉矣開元十七年忠王領河北元帥與百官相見張說退而言曰嘗觀太宗寫真圖忠王奇表實類

聖祖社稷之福也。太子在上而說稱忠王，奇表比之聖祖事，果便乎？蓋昭成方娠，說侍讀東宮，知其異事，謂王當受天命，故因事言之，使衆知耳。亦或有結王之意，說事明皇不惟東宮之舊，復贊先天監國之事，情義至密，非他相可比。故任用以來，言必從，計必行。觀忠王之事，豈無密謀潛議也？若果以瑛之才不能任唐事，忠王賢足以代之，何不立計退瑛於藩而立忠王使父子之際無大過，何得密稱忠王之善而無所定計？計雖不定，明皇意已移矣。天子於太子有移意，則嬖寵姦賊之言入之易爾。以此論之，豈非張說之過也不然。二十五年張

藝海珠虛

唐史論斷卷中

十

九齡以直被黜，朝廷之士知明皇方惡直言，林甫方肆凶計，誰復開口敢謀國事？明皇於林甫之言無不聽納，惟立壽王瑁事不聽而卒立忠王也。然瑛之才遠不逮忠王，無以辯之。但以國有太子而說稱忠王之美，又不贊定立子之計，使處置得所，終致明皇殺子之惡，說無所逃其罪矣。

用聚斂臣王鉷

論曰：貞觀十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銀坑事，太宗惡其言利，遂斥之不令立朝。詳味當時致治之風，堯舜何以加焉？天子富有天下，惟患德義之不充，不患財用之

不足貞觀中天子勤勞政治敦尚儉德非賢者不厚禮  
非功臣不寵賜內無嬖人專其恩外無姦臣竊其澤所  
用固有節所斂固不厚但慮人才未盡用生民未盡蘇  
意常不足爾天子務德義如此所以言利之臣不能洽  
也天寶之初天子厭倦萬機日恣侈逸內有嬖人擅其  
寵外有姦臣導其欲恩倖寔廣用度日增常人之物不  
足以充其費必誅剝生民而後已此所以言利之臣必  
用於時也韋堅以漕運寵楊慎矜以積財進至王鉷任  
用則剝割極矣民以戍死邊追理舊課詔恩給復而廣  
收脚費冤痛之聲徧於天下鉷方以所聚之物謂之羨  
餘納於內庫以奉天子私費嗚呼天子之費豈有私乎  
且天子爲生民主民勤勞以奉之財賦之入固有常數  
入既有常用得無節乎故行賞於人使內外稱之曰宜  
也施惠於人使內外稱之曰宜也今乃恣奢遂廣偏賜  
壁寵之家競爲僭侈權倖之輩各極其欲是明皇用聚  
斂之臣割肌膚槌骨髓以快姦人女子之心爾快姦人  
女子之心而取天下之怨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王鉷  
聚斂極矣繼以楊國忠用事尤恣無名之取故明皇私  
費滋廣而內庫盈積季年之亂復資盜賊之用是明皇  
寵姦巧之臣窮生民之力始則奉私慾終乃爲賊資也

世之論治亂者多謂繫之時數今以太宗明皇之事驗之太宗斥言利之臣而天下自治明皇用聚斂之臣而天下自亂然則治亂果繫於時數乎後之王者宜鑒於此

中官輔璆琳稱祿山不反

論曰人主信任中官無甚於明皇也祿山領三道兵權勢力至重又請蕃將以代舊將反計可知楊國忠以貴妃之親極公相之位明皇寵信言無不從及奏祿山逆狀流涕言之是必欲感悟主心也然明皇竟未之信潛使璆琳往察其狀是信國忠之意未及於中官也其意

藝文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中

十一

曰國忠我之寵丞相也但祿山有功不無忌嫉則其言未必忠於我也璆琳日在左右我所親信委之以事必盡忠於我也以此待璆琳之意過於國忠及為璆琳所誤遂成大亂雖誅之何益後之人君信待中官者可不慎哉

肅宗

李光弼斬御史崔衆

論曰將帥專閫外之事不行法不尚威固難以立功然行法尚威止以制服部下將士使一聽吾令盡力於事也若天子遣使於軍中有所違犯亦自戮之則置朝廷

於何地況靈武初基大亂未定爲將帥者固當盡忠義之心尊奉王室以起盛大之勢尙慮威靈未張安得爲強橫之態以輕朝廷卽崔衆奉詔交兵驕慢將帥此固有罪柰奉朝命何不論奏其狀乞行國法於時天子方倚任將帥無不從之理天子從之而行法則將帥尊朝廷威二事俱濟矣何至忿其無禮遽行軍法朝廷方任其人堅拒王命至言宣勅則斬中丞拜宰相則斬宰相此強橫之甚矣且穰苴之斬監軍以直起卑下未爲將士信服故請君之寵臣監軍因其有犯而行法立威以濟國事非已有所忿也光弼受將帥之任功效已著威名已高不待戮衆而三軍信服矣況衆爲御史奉朝命交兵又非監軍之比以驕慢戮之是因忿而行法至有斬宰相之語豈非強橫之態也將帥之臣遇朝廷微弱強橫自恣此固敗扈者常事但光弼忠賢不當如是蓋暗於大體忿而不思也光弼將帥之才傑出於時平賊之功高於諸將晚爲讒人所間大節微虧蓋不能去強橫之態也惜哉

賊陷睢陽害張巡

論曰宰相舉事繫天下利害常盡大公之心尙慮智謀不周或至敗事況挾不平之意乎房瑄之爲相也與賀

蘭進明有私怨進明帥河南既兼御史大夫是假風憲之威以重其任瑄又用許叔冀爲都將亦兼大夫均其官使不爲下此宰相乘不平之氣舉事爾遂使睢陽危迫而進明不救忠賢數人爲賊所害軍民之衆罹其荼毒或曰賀蘭進明好進之人巡遠功名既高固有嫉之意雖無許叔冀爭權未必出兵救援則睢陽陷賊實進明之罪不繫房瑄之過也荅曰進明先授攝御史大夫不滿其意遂極言排瑄交憾愈深此固好進之人及帥河南權任甚重瑄或慮其難制必用大將以分其權則當擇賢才任之使其力國事奈何用叔冀一狡險人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中

十四

爲都將復重其官與節帥等是正使各尙氣勢不相下爾豈宰相大公之意也不然進明雖好進於巡遠功名不無嫉意當爾霽雲求救忠義憤發言詞哀切足以感激於人稍異木石者必動心進明亦非全然凶狠不知情義者安得絕無救意豈非有恨而然耶或曰韓愈作張巡傳後叙止言進明嫉巡遠聲功績出己之上不肯出師不言叔冀事荅曰愈叙張巡事以李翰所作傳尙有遺落據汴徐間老人言有所書爾老人傳當時事又豈能窺進明之情況愈所書止曰遺事故不盡其本末唐史高適傳載移書許叔冀使釋賊同援梁宋此事

尤足證明則房瑄挾怨用人致睚陽陷沒頗爲得實嗟夫瑄以時名作相不能立大功輔大業已負肅宗倚任之意又挾怨用人致敗國事則瑄之流落以沒非不幸也後之爲相者戒之

烏承恩爲史思明所害

論曰李光弼謀史思明事何不度事機不顧國體之甚思明爲祿山逆黨罪不容誅但能從耿仁智忠義之言以范陽一道歸於朝廷雖險詐之心未可全信已能斬安慶緒之黨表歸順之節天子命之節帥封之王爵恩寵方厚未見復叛之迹何遽遣人圖之也若以叛逆之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中

五

罪險詐之情必不可留亦須國威兵力足以制服其心赫然命將誅之示天下去惡之法何至方降國命之際乃遣人爲之副介使潛結部曲圖之此豈國體也況河北殘寇尙未平定叛逆之黨方觀國之恩信厚薄爲向背之計思明旣以歸順被寵隨而圖之使叛者決其計此又豈事機也使思明復叛大亂兩河毒生民敗王師凶勢之盛數年始平由茲失策矣噫光弼賢將謀乃如是之失後之謀國事者得不深慮之

九節度使討安慶緒

論曰用師不立統帥固鮮成功又況內臣監其事也慶

緒反於東都兇勢已去雖有衆數萬尚據相州人心賊氣不同前日一子儀一光弼討之沛然有餘力何必二帥並命旣以二帥俱元勳難於相統故不立元帥雖失用師之法別無維制猶可成功何至假魚朝恩觀軍容宣慰之名朝恩內臣天子所親信者也天子親信之臣而觀軍容且復宣慰是主一時之事也旣主其事必有預謀畫作恩威取功名之意然子儀光弼以元勳自任必不曲從也諸鎮之將觀其勢肯不附託乎肯無畏避乎他將各自爲謀子儀光弼盡力於事命令不能制於衆矣措置如是欲不敗不可得也故數月間不能平定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中

六

殘寇九鎮之師卒潰而歸河南之民大罹其毒由茲措置之失也

### 李峴降蜀州刺史

論曰肅宗逐李峴不唯爲內臣所制亦昏時使然也峴之名德爲時信重作相未踰月謀論風采已能驚動中外及論毛若虛姦回致崔伯陽等無罪譴逐此固易明之事一縣尉捕捉殺馬坊卒非兇暴之甚安敢行法李輔國言卒之寃伯陽等按覆之具得其狀獨若虛附會輔國不言其寃肅宗不信伯陽等公正之言但聽若虛姦奏豈非爲輔國所制旣枉逐正人宰相辯之復以爲

累且對侍臣言視專權逐之遠都猶爲寬法是果不能  
辯曲直察枉正昏暗之甚也輔國一闕人以護從微勞  
寵用過分遂致強橫撓亂國法公卿百官承附者衆視  
既爲相首論其狀輔國等讓任用雖出忿意是亦知懼  
也一闕人強橫天子不能制大臣不敢忤賢者作相首  
挫其鋒若任之歲時必能制其姦惡不至於甚峴方盡  
心國事無所畏避肅宗以爲專權而逐之資成輔國之  
勢卒至大惡噫肅宗中興之主也以過寵內臣遂昏惰  
至此惜哉

代宗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中

七

僕固懷恩留賊將分帥河北

論曰僕固懷恩留賊將之降者分帥河北以爲已援此  
固不忠之罪然觀其情有所憚而爲之也肅宗寵信內  
臣爲將帥之患郭子儀討平大亂收復二京元勳厚德  
天下瞻望但不與魚朝恩相協爲其讒間遂罷兵權李  
光弼戰伐盡力勦有奇功才謀忠勇冠於諸將亦爲朝  
恩所撓致有敗衄懷恩前從子儀知其事矣後事光弼  
憚其嚴而不附遂與朝恩協議以敗其功又施其討矣  
以李郭之功不能固其權任況他帥乎又觀代宗卽位  
之始程元振輩用事於內甚於朝恩來瑄居將相之任

一不從元振請託無罪而殺此懷恩所以不肯盡忠也若懷恩止慮賊平寵衰他無所憚則其父子力戰不踰年平定劇賊一門之內死王事者四十餘人此豈欲殺賊乎何已平大盜而存其餘孽是必有所憚而然爾人主任將帥使之盡忠有常道矣駕御之術賞罰之典固不可失機會能不容權倖之人間其恩沮其謀使內有所憚外無所撓天下有事卽當大任而無他憂天下無事則荷眷寵而不衰替則盡忠者衆矣肅代皆寵內臣過厚待將相不至使懷恩猜貳自爲身謀後計一生河北非天子有矣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中

九

顏真卿降峽州

論曰君之逐臣也或自見其過或爲人所言自見其過必無忌心可矣爲人所言尤當觀其狀察其情也顏真卿立朝議論風節時無倫比元載作相方引用私黨惡人之言遂請百官言事必先咨宰相而後上聞真卿極論其事以謂蔽塞言路過於林甫國忠時中外傳布稱真卿言爲當故載深銜之因真卿攝祭太廟以祭器不修言於朝遂誣以誹謗而逐之且祭器不修衆所共見况繫有司之事言之豈爲誹謗哉代宗雖非英睿之主亦非昏庸真卿之賢理宜知之載怨真卿之情理宜察

之何不能辨其事而逐其卿豈非以載方擅權不能違其意乎代宗行事素尚寬厚且容宰相擅權而逐賢臣則尚寬之爲害也如此夫君之爲國也必有駕馭大臣之術有主張賢人之方然後大臣不敢擅權賢人得以立事代宗不通是道故元載積惡真卿不容於立朝大歷之政法度廢弛由此致也

李寶臣爲馬承倩所辱復叛

論曰天子遣使方鎮所以禮將帥恩軍民察事機也非謹厚有識之人惡可充其任况方鎮承朝廷姑息養成跋扈之勢久矣一日有奉詔立功者遣使撫勞尤在擇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中

攻

人天子但信任內臣不擇而使可乎河北自天寶末爲賊所據至寶應中始平之僕固懷恩奏賊將之降者李寶臣田承嗣輩分帥諸鎮遂擁強兵署置將吏擅其土地不貢不覲交相親結勢不可破凡十餘年間朝廷止以目前未叛爲安不能制馭也大歷十年田承嗣叛會李寶臣與之有隙表請討之代宗遂命出師寶臣果能與李正己破承嗣之衆擒其將歸之京師是讎怨已深功效已著此天賜之機使唐統制河北也於是時朝廷當選賢明公勤之臣使勞其師慰其軍以厚禮安之正言諭之則前日桀黠之心必盡變今日已成之效必盡

力乘勝破滅承嗣魏博自歸朝廷命賢帥守之寶臣正  
己自以有功於國各荷恩獎欲不效順不可得也苟復  
跋扈必有一先動者別帥討之尤易爲力豈非天使唐  
統制河北之機耶今乃使中官劉清潭勞賜將士所至  
高會不時進發故恩賞失時已沮三軍之氣矣又遣中  
官馬承倩宣勞寶臣承倩貪愚之人不知廉耻不識事  
宜寶臣遺之百緘承倩詬罵擲于道中寶臣慙怒復與  
承嗣相結正已窺之亦不盡力於是玩養承嗣朝廷不  
能制不數年河北叛亂遂成橫流之勢則天子任使內  
臣可不鑒哉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中

二十

李栖筠卒

論曰天子擇宰相患不能知其人故所用或不賢賢者  
或不用代宗於元載知其不賢也於李栖筠知其賢也  
知不賢而久用之知其賢而不大用何哉大歷六年代  
宗察載姦貪故任栖筠爲御史大夫使制之自是數年  
栖筠雖盡公忠之節而載姦貪日甚卒不能制蓋宰相  
任天下事御史大夫主風憲權固不侔況載內結倖臣  
外植姦黨使栖筠並相守道寡援尙慮未勝一風憲職  
誠難制之也代宗旣知其賢胡不罷載而相栖筠何至  
使憂憤而終也必以載有內外之助未易可罷則內外

之黨能惑人主始爲之助代宗知載姦貪旣已不惑其  
黨安能爲助旣不能助又何憚而不罷也至十二年發  
載罪誅之內援者戮外黨者逐又何難哉豈非稔載之  
惡俟其極而去之也殊不知稔其惡數年間亂國事害  
生民多矣蓋代宗優柔雖察載之惡而斷之不蚤遂使  
姦臣大害於國賢者憂憤而終惜哉

德宗

開零陽渠城原州

論曰楊炎爲宰相論內庫之弊使財賦一歸有司言租  
庸之害定兩稅以便天下才力頗稱其任矣及建議浚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中

五

零陽渠不從嚴郢之言以起民怨城原州不納段秀實  
之計以致兵叛何其自取功業也宰相之任固當竭才  
力以興國事苟謀議未至安得不從人之善况浚渠之  
事嚴郢引內園種稻之費以明之利害甚顯何故不從  
其言也原州之議秀實俟農隙興功是將安衆而立事  
又何故不納其計也不惟不從且仇其人矣蓋炎自恃  
才力方持大權不欲天下之人一違其議故樹威如此  
殊不思宰相之議繫天下利害必在於是爾未至於是  
有違之者安得不從也從於善人稱賢矣已有賢名則  
何損才力何害大權乎茲至公之道也炎雖有才而心

不公故不能成就功業卒至禍敗後之爲相者戒之

楊炎貶崖州司馬賜死

論曰楊炎懷元載私恩仇劉晏而害之此固大罪正名誅之宜矣然炎之害晏本出私怨德宗殺炎又非公法始炎譖晏言嘗託附獨孤妃欲立韓王德宗不察虛實便以晏不利於已至遣使先殺晏後詔以忠州叛罪之此君與相俱以私心殺害勳賢仍誣其罪用掩已過是上欺於天下欺於人中外冤惜固不能已也炎懼人言之多奏遣腹心使於四方言殺晏之事本由君怒以解已罪德宗聞之又惡殺勳賢之事乃在已怒炎有意誅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中

三

之若下詔述已聽讒殺賢之過深自責雪晏之枉優加贈典正炎之事肆諸市朝猶可戒已失道明國常憲使姦險者知懼忠憤者快心反擢用盧杞姦惡益甚於炎乃加炎他罪殺之此豈公也爲君爲相逞私欲如是相欲無禍君欲不危難哉

陸贄論吐蕃疾疫退軍

論曰觀陸贄論吐蕃情狀不足助國討賊適足爲慮此賢者遠識也中國有事藉夷狄之力未有不爲大患者彼荒遠貧苦之俗習爭鬪賊殺之事一日引之中國彼窺其利必當動心也且高祖初起義兵得突厥數百人

爲助遂恃微功貪求不已後連歲入寇爲關中患近年高祖至欲遷都避之肅宗以慶緒之亂藉回紇助兵雖與將帥同收二都至許之害生民取貨賄茲固中國之醜又歲許賂遺及以帝女下嫁僅得一二年無事及遣兵助攻相州諸鎮軍潰回紇亦奔此豈能必勝也代宗以朝義未平復藉回紇兵力雖得數千人來助驕橫兇悖元帥僚屬皆朝廷近臣多所鞭撻而死所過剽劫尤甚於賊賴僕固懷恩盡力始能回滅朝義代宗恩賞姑息無所不至曾未數年已入寇畿甸矣中國藉夷狄之力其患如此非特古事爲驗乃唐事實然德宗熟聞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中

三

而親見也聞見而不能鑒又欲藉吐蕃之力蓋當賊泚之亂車駕播遷艱危之中復行誤計爾吐蕃桀黠甚於諸戎結贊好謀尤多姦詐德宗雖遣使賂遺促其發兵已與賊泚交通爲觀變之計賴天祐唐祚使遭疾疫而退不然陸贄所慮進兵畿郊不却不前外奉國家內連兇逆兩受賂遺且恣剽劫王師不得伐叛庶民不得保生賊雖耗亡我亦困竭其勢至此唐祚危矣則中國雖衰不可假夷狄明矣不幸有事惟推至誠任人以激忠義天下之大臣民之衆必能盡力於國苟藉夷狄之力未有不爲大患也

盧杞姦邪

論曰李勉以盧杞姦邪天下皆知獨德宗不知所以爲姦邪此勉知其一未知其二杞姦邪惑主固有其術其始未能辯也及以大罪貶竄德宗復念之此由性所合爾蓋德宗性忌盧杞性險人臣希主所忌之意而行其險計此固易合也嘗李懷光赴難奉天杞懼言己之罪故沮其朝見致懷光怨望以叛德宗悟其事已逐杞矣悟其事是辯其姦邪矣旣辯而復念之蓋當危難則不敢徇己之情懼臣下不盡力於平賊也賊旣平復歸京師又欲肆己所爲顧朝廷之臣未有如杞能希其意者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中

一

故念之念之必將用之豈非性有所合也賴忠賢力諫其事杞復早死不然杞必再用用則天下再亂矣人主性忌者宜戒之

李晟論張延賞過惡

論曰初德宗用延賞相舊史言李晟與延賞不協表論其過故改授僕射初疑以爲晟恃功挾怨以沮延賞及詳其本末乃晟忠於德宗非恃功挾怨也晟雖一代元勳位崇官極常慕魏鄭公之爲人思致君如貞觀之治事有當言犯而無隱至德宗相延賞表論其過者知延賞非宰相器也但德宗注意延賞必欲大用乃論晟與

之釋憾會劉元佐韓滉入朝以德宗意勸晟表薦延賞  
晟不得已言之此又見晟不敢恃功固拒主意爲強臣  
之態也延賞旣相爲德宗寵待言無不從齊映居相位  
雖無顯赫才業言事薦賢頗稱純直延賞嘗與不足逐  
之遠郡怒晟不辭以讒言罷其兵權又忌柳渾忠直擠  
之罷相本嫉晟社稷大功欲用劉元佐李抱真輩收復  
河隴以高之遂建議減官收俸料以助軍旣罷晟兵權  
抱真輩不平遂亂邊任又減官詔下衆言不便延賞復  
請量留數員以解謗譏作相數月銳意報寃舉事輕脫  
如此固非宰相器則晟之表論其過豈非忠於德宗乎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中

三

但德宗好姦人必使延賞作相尙以早卒未能大害天  
下不然時政亂矣或曰李晟言延賞不可大用於主誠  
忠矣然將帥方成大功領兵權進退宰相可乎荅曰將  
帥賢如晟名德爲下信服如晟者見天子命相非其人  
言之可矣不及晟者言之未免爲強橫也

疑忌李晟

論曰李晟自偏將至節度使謀無不成戰無不勝威名  
忠義爲衆信服天子有將帥如此固可久任也況平大  
亂爲一代元勳仁明之德忠直之節無賢不肖知之矣  
天子得不久任之乎德宗旣委晟西北之任吐蕃畏之

收河隴制諸戎必矣遂因入寇揚言以問晟且曰召我  
來何不具牛酒晟尋遣將出擊授以節制大破之以晟  
之元勳復有是功效稍有識者可辨吐蕃之情矣張延  
賞懷怨於晟承間讒之德宗遂惑罷晟兵權使奉朝請  
蓋德宗之性疑忌之甚也若止惑延賞讒言何故貞元  
三年罷晟兵權是年延賞死至九年晟死其間七年吐  
蕃數爲寇竟不任晟兵權但使奉朝請終身焉豈非忌  
晟之甚也晟之元勳令德時無與比尙疑不任他帥窺  
之肯盡力乎他帥不盡力不惟邊患不弭據方鎮而復  
爲跋扈計者往往有焉知天子疎忌賢臣少畏憚也聽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中

美

讒忌賢其患如此後代觀之宜爲深戒

### 宰相崔損便辟固位

論曰天子置宰相所以助治國事安社稷泰生民也德  
宗用宰相但悅奉已爾崔損歷官清要無善可稱一姦  
人裴延齡薦之遂用爲相居位八年畧無能效惟過爲  
恭遜兼事便辟以中天子意德宗雖知衆議不容寵之  
終身焉是不求助國但悅奉已者明矣助國之相非無  
其人德宗未嘗久用也如蕭復清潔守正才識高遠論  
張鑑必禍言宦者干政識盧杞奸邪莫非深切姜公輔  
博學純正好論時事奏擄賊泚幾止其亂柳渾方直慊

慨敢言憂爭涼之會爲戎所詐等如其言陸贄善文辭  
識事機奉天作詔使武夫感激使懷北軍定李晟移軍  
致專力平賊之議凡論天下事無不得其體要顧此數  
人者才能謀議咸有先覺至忠之效誠助國之相也德  
宗用之不越一年俱以罷免復加譴逐蓋忌其言直又  
爲姦人所間也賢者既逐小人任用故藩臣跋扈於外  
宦官專權於內法令不整朝綱日紊但容容然務行姑  
息之政以苟幸目前無事殊不知宗社辱矣生民病矣  
萬乘之體屈矣然人主多悅恭遜便辟之人者以其循  
嘿不忤於己爲退靜耳殊不知此類無才能無績效果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中

七

退靜何由得至左右也是必密爲邪佞之計于進于時  
奸庸得志者以其附己趨向相合引而進之矣人主悅  
此類何不思國之設官自宰相至百執事皆取其稱職  
苟不稱職但爲恭遜便辟何補於事哉人主何不察人  
之本末而用之所用者有何才力立事有何動勞濟物  
有何謀議助國有何風節著時由賢者所荐耶由權倖  
所引耶以事驗之賢不肖分矣若不驗以事但曰其人  
恭遜也人臣於天子豈有不恭之理但觀所爲何如苟  
以循嘿爲恭此正不恭之大者蓋循嘿之人見君之過  
不言也見事之失不救也時之安常保其寵時之危不

預其事奸人之意則曰我以不忤意得位君失道國不治我之寵不衰何必忤意而自令失位也庸人之意則曰我無才能君以循墨而貴我君失道國不治豈我能救哉姑嘿以固其寵爾此豈非不恭之大者乎忠賢則不然見君過必言見事失必救其意曰我之君豈下古之明王哉我贊助之必至於聖而後已君之聖則時安而民泰我居位無媿矣若不言其過不救其失陷君子不明則時不安而民不泰我竊位之罪人也故盡心于國知無不爲其意如是豈非恭之大者乎人君以忤已反謂之不恭多疎棄之此不思之甚也雖然人臣固有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中

吏

美節可貴者如李靖在貞觀中任僕射功名盛大恂恂退遜似不能言李鄴在元和中風績甚高自淮南帥召爲宰相知倖臣所荐竟辭不拜韋澳在大中間任京兆尹才望甚著宣宗欲命判戶部澳嫉搢紳貪位敗教堅辭其任此可謂之退靜矣若無才無功遇事恭遜何足謂之退靜此正好庸固寵之術爾

守其心而不衰向必對意而自令失位也庸人之意則曰我無才能君以循墨而貴我君失道國不治豈我能救哉姑嘿以固其寵爾此豈非不恭之大者乎忠賢則不然見君過必言見事失必救其意曰我之君豈下古之明王哉我贊助之必至於聖而後已君之聖則時安而民泰我居位無媿矣若不言其過不救其失陷君子不明則時不安而民不泰我竊位之罪人也故盡心于國知無不爲其意如是豈非恭之大者乎人君以忤已反謂之不恭多疎棄之此不思之甚也雖然人臣固有

藝海珠塵

南淮 吳 省蘭 泉之輯

奉賢 吳 祖泰 裕傳校

唐史論斷 卷下

孫 甫 孫

憲宗

李絳料魏博事勢

論曰李絳料魏博事勢請憲宗不用兵遂收其地此真廟堂之謀與之同列者得不推其賢贊其謀以濟國事安可異議邪河北自天寶之亂陷賊廣德初雖平之終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下

一

爲強臣所據傳付其家各爲子孫業至元和中六十年矣德宗帝以魏博叛逆遣將討之反致大亂憲宗又以鎮定拒命出兵伐之卒不能平蓋三鎮相爲勢援復結河南叛臣膠固其力不可卒破也及田季安死懷諫一稚子領軍府事李吉甫利其幼弱建議用兵以取魏博此固常人之見殊不知三鎮相結正爲子孫計一稚子雖可取奈它鎮救援何必又如前日伐鎮州之失策也李絳獨以先覺之明論河北諸鎮用部將之計令均管軍馬不偏任一將故力敵權均爲變不得又當主帥威權能制死命此策在賊中固便今魏博之勢一童子爲

帥不能領事必偏任一將所任者權重衆心不服則六十年均任之計爲賊中患矣衆旣起變必歸軍中一寬厚之人部將忽起主兵權懼它鎮攻討非納疆土歸朝則存立不得此必然之勢也絳料千里未形之事如見憲宗英明從之不兩月魏博軍中有變如絳所料部將田興以六州版籍請命於朝是絳之筭如神真廟堂之謀也初吉甫請用兵討伐絳料其勢堅止用兵當論未形之事以平常之見尙可異議及田興請命事已效矣猶請遣中使宣勞以觀其變待回日處置賴絳力爭不已憲宗頗有英斷不待使回授田興節度之命使諸鎮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新卷下

二

畏威知恩平定兩河自茲而始以絳之賢明忠亮視吉甫爲何人然吉甫亦忠智可稱非庸常姦回之人也但耻智略不逮于絳故有橫議以撓其謀至使內臣援助幾敗國事遂成姦回所爲也夫宰相謀謨係天下休戚已有不逮理當博採同列嘉謨固當贊助若宋璟與蘇許公同相明皇璟剛正多所裁斷蘇順其美奏對則爲之助故璟得盡其才爲開元賢相蘇亦獲美名于時若絳與吉甫權德輿則列絳吉甫同于憲宗前論事形于言色其諳于理者德輿亦不能爲之發明故時論以循默貶之然則宰相之任能了軍國大事此固大才上也

若智謀不至能從同列之議而贊助焉亦其次也若不能發明同列議論循默不言斯爲下矣若吉甫撓絳正論又與內臣相結幾敗國事雖有他節可觀此一事不得不爲姦回也後之爲相者切戒之

用裴度相

論曰前代以來天子有興治平亂之志而或功不成事不立者明斷不足也天子之尊有明斷之才何爲而不可蓋當興治平亂之時必究事機詳利害任賢者去時弊數者之類君不能獨計必謀之臣臣未必皆賢必有異同之論若辯之不至則惑惑則其事不行雖或行之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下

三

一姦人沮之則半途而止矣此明斷不足之患也憲宗用裴度爲相使平寇亂可謂明斷至矣憲宗以河北藩臣不奉朝命方有平定之志吳元濟於河南近鎮擅襲父位且放兵肆劫命將討之鎮鄆二賊同惡相援乞赦元濟之罪憲宗不許但委武元衡經畫其事又得裴度贊其大計鎮鄆二賊乘兇忿恣行詭計至遣其黨于都下害武元衡及傷裴度中外惶駭日虞不測有獻計者請罷裴度官以安賊心憲宗大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計得行朝綱何以振舉朕用裴度一人足以破賊此真我主之言也夫能知裴度之賢足以破賊明之至也京師

兇賊竊發殺害宰相不撫用兵之計斷之至也宜乎不  
數年誅除宿盜平定兩河盡復高祖太宗之土宇非明  
斷之才何以至此夫用兵固難事加六十年叛渙之地  
朝廷恬於姑息一日決計征討止由明斷遂果有功若  
軍國之事不至如此之難者天子以明斷行之豈有不  
成乎

### 李鄴辭平章事

論曰李鄴辭平章舊史謂鄴雖出入顯重素不以公輔  
自許此記事者不能知賢人心迹也鄴初爲李懷光從  
事不願凶逆氣餒而奮其忠義以郎官使徐州諭叛兵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下

四

禍福使之帖息任京兆著剛嚴之名鄴之風節如此元  
和初拜鳳翔節度使是鎮舊用武將有神策行營之稱  
初受命必詣軍修謁鄴奏罷之其不附宦者有素矣及  
鎮淮南會吐突承璀監軍承璀方貴寵鄴亦剛嚴自處  
差相畏重未嘗相失承璀歸朝薦鄴憲宗用其言乃命  
作相鄴與承璀不相失者與天子貴寵臣共事不可下  
不可慢百事及禮而已我謹于禮彼亦不能驕彼不驕  
則不能撓我事矣鄴之意止于此豈欲其存己哉君子  
進用于時不可失其正與前不受神策行營之稱同也若  
此所以懇辭其任正與前不受神策行營之稱同也若

謂鄙素不以公輔自許則凡任者非至懦之品誰不欲至貴位大者思行其道小者思濟其欲况鄙之賢已位方鎮何不自許爲宰相也鄙恥爲臣者所荐不顧宰相之貴以全名節史官不能發明其事以戒世之姦邪卑猥附權倖以進而不知恥者乃謂鄙素不以公輔自許其不知賢人之心迹甚矣

一注意相

論曰古人謂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此非通論夫天下安固注意于相天下危亦宜注意于相也相得人則將自出矣今觀唐事大可驗德宗建中中以兩河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下

五

亂銳意平定時得馬燧李抱真李晟輩數名將任之竟不能平魏博淄青之亂反致大變者相不得人也所相者盧杞無公忠之心無經營處置之才雖有名將功不克成也憲宗自卽位有興復大業之志首得杜黃裳陳安危之本啓其機斷繼得武元衡裴珣李絳裴度謀議國事數人皆公忠至明之人故能選任將帥平定寇亂累年叛渙之地得爲王土四方之人再見太平者相得人也則所謂天下危亦當注意于相相得人將自出矣非其驗歟或曰建中之間叛者李希烈田悅朱滔皆劇賊非元和中劉闢李錡盧從史王承宗吳元濟李師道

之比也故馬燧輩不能平希烈等數賊高崇文輩能平  
關等數叛臣也此由賊之強弱將之用力難易何繫于  
相之事焉荅曰希烈等雖劇賊過于關等然馬燧李抱  
真李晟之將亦過于高崇文李光顏李愬之徒矣將才  
賊勢正兩相等前後成功異者實繫于相也建中元和  
之事難以疏舉今舉一二顯著證之馬燧輩敗田悅于  
洹水悅奔魏州城中敗卒無三二千人皆夷傷未起日  
夕埃隆燧等若乘勝進取獲田悅收魏博反掌間耳時  
河北劇賊惟悅悅旣平李納勢孤望風自降况朱滔等  
未叛河北旣無事河南諸賊無黨援何能爲哉但燧與  
抱真不和遷延不進致悅嬰城固守且誘朱滔等同叛  
遂成橫流之勢蓋燧窺朝廷之事盧杞所爲險薄專招  
怨讐必無公平之法故少所畏憚敢乘私忿之心不了  
國事也杜黃裳荐高崇文討劉闢崇文固盡心國事黃  
裳尙慮未果成功以其所懼者制之論之曰若不用命  
當以劉潼代汝黃裳旣荐名將復以能者制之崇文不  
得不速于立功也裴度請督戰淮西諸將聞之無不用  
命知度必能賞功罰罪也以此證之天下安危皆繫于  
相豈不章章乎然相之賢非天子之明不能任此文見  
憲宗之明也憲宗之明能任賢相則德宗以政柄付之

姦人果何如主哉元和之治建中之亂後之君天下者  
宜鑒之

### 裴度罷相位

論曰憲宗用數賢相故能平治天下然數相中裴度功  
尤大惜乎以成大功遽爲姦人所擠罷去相位何前日  
用度之明後罷度之昏也當淮西之亂鎮鄆連謀變起  
都城宰輔被害時不用度賊勢莫遏天下亂矣憲宗旣  
以明斷用度度得盡其才經營國事故朝政日修國威  
日振平淮西服鎮州收淄青四方欣欣再見平世度之  
大功如是若久任之貞觀之治可復也但憲宗以世難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下

七

漸平有侈樂之態奸人皇甫鎛本以聚斂進用至爲宰  
相度極陳鎛姦惡之狀一不聽納鎛自知公議不容益  
以狡計固寵會內出陳朽庫物付度支鎛以善價賈之  
用給邊軍將士大怒焚其所賜度八言之鎛于人主前  
引足指靴曰此乃內庫物也臣以二千得之其堅如此  
此真奴僕之態憲宗寵奴僕之人不顧忠臣之奏竟以  
鎛言罷度相位何昏暗如此蓋憲宗中智可上可下之  
主也當患難則能用忠良稍無事則必悅姦佞用忠良  
所以成己之事悅奸佞又以濟己之欲故前之用度其  
明出中智之上懼患難之大也後日罷鎛其昏在中智

之下見世事之平也又素寵內臣吐突承璀承雅方用  
事縛以賂結之奸計日行度不得不罷也度既罷縛得  
專養君欲自固恩勢憲宗方蕩然自得謂天下無事准  
慮年壽之不長侈樂之不極鑄進方士以長生惑之宦  
官衆多日益親寵不數月爲金丹所誤忿怒不常宦官  
遂起逆謀矣前日用賢能平天下後日寵奸不保其身  
以憲宗中習以上之主功業已成威福甚盛一日昏惑  
尙取大禍後之人君功業威福不逮者得不爲戒

穆宗

失河北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下

八

論曰長慶失河北穆宗昏主崔植杜元穎輩庸才皆不  
足議迹其本由憲宗失之也元和十年憲宗用裴度爲  
相至十四年兩河平定天下藩鎮無跋扈之臣時方泯  
平憲宗遂有驕逸之意以奸人皇甫鎛爲相逐度出鎮  
憲宗既逐度穆宗止得用崔植元穎輩矣逐賢相任常  
才欲天下無事不可得爾所以復失河北也一賢者相  
凡四年平定天下數常才相不二年河北復亂所謂天  
下安危皆繫於相事豈不明乎或曰憲宗用裴度相雖  
平定兩河然鎮之受代在蕭俛段文昌崔植作相之時  
幽之納土在元穎作相之後二鎮雖復失之本亦由數

相得之何闕裴度事耶荅曰長慶初得幽鎮雖在植輩  
作相之時然本由裴度能定兩河致國威大振鎮州觀  
諸賊伏誅無所援助納德棣質愛子朝憂夕懼不敢保  
首領鎮旣懼幽自懾伏矣致國威如是非度而誰植輩  
相穆宗得鎮得幽乘時得之耳有何施爲乎亦猶李林  
甫牛仙客初相明皇尙致天下獄訟稀少也况蕭悅段  
文昌建議銷兵先已失策則植輩常才可知也兼不止  
失幽冀鎮魏博亦爲賊臣所據矣若憲宗旣平天下深  
念安危之本不縱驕逸不任姦人使度久于其位經制  
國事以固本業穆宗雖中常之主顧大勲德爲輔必不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下

玖

至荒僻姦邪佞臣憚宰相剛正必不敢肆其所爲藩鎮  
懼宰相威略必不敢跋扈若是天下豈有事乎憲宗旣  
已逐賢相穆宗爲君僅及中智數常才相之衆邪佞惑  
之朝政不修法度廢弛藩臣何憚而不亂也長慶君臣  
之事不足議其本由憲宗失之也

敬宗

韋處厚乞相裴度

論曰韋處厚不顧李逢吉兇威而斥其黨不念裴度舊  
隙而言其賢此公忠之性過人而益之以至明也當昭  
愍卽位以童年方倚大臣大臣李逢吉兇人也欺天子

幼弱大植朋黨專報私怨有所貶逐者百僚賀于中書以明快意其姦兇氣燄至此在朝之人孰敢犯之處厚平侍臣孤直自立任郎官日常爲裴度因事貶官逢吉于度亦所深怨也處厚犯權臣之威稱其所怨復不念己之隙力言其賢蓋以逢吉所爲乃兇狂之態我公直無過何畏彼哉度雖嘗逐我未知我耳河北之亂非度不能平定當天子憂憤之時度方爲逢吉所抑不得大用我近臣也安得以有隙而不言其賢哉是公忠之性過人而益之以至明也夫公忠則專計國事而不爲身謀至明則深辨事理之歸處厚盡是道宜乎位至宰相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下

十

才業名德重于天下也

昭愍遇害

論曰昭愍年十六卽位非上智之性不無童心然能納韋處厚忠言辨李逢吉奸黨知裴度大賢而召之復相從李程之諫輟土木之役得李德裕奏令罷進繚綬聽裴度陳論正東都巡幸復數視朝勤于聽政以此觀之本非荒暗之主若忠賢久于輔導亦庶幾漢昭之比也但爲內臣惑亂極其荒僻而崩原其事迹不止昭愍之過乃近臣積習之患也何以驗之緣內臣仇士良致仕戒其黨曰今日爲諸君言久遠計天子莫教閑閑則讀

書讀書則近文臣重文臣則廣納規諫滅玩好省游幸  
如此則吾輩恩澤漸薄權力不重諸君當以毬獵聲樂  
惑亂之游幸之所極奢侈盡奇伎使一處盛于一處如  
此則不暇讀書不親萬幾不知外事吾輩恩澤永無疎  
間觀士良之言則內臣奸巧惑亂人主之術盡見矣夫  
功業之君在位歲久如憲宗者不能免內臣之惑況沖  
年之君卽位之初乎雖忠賢輔導于外間數日一見率  
不過數刻接對所言者多逆意之事奸巧內臣窮日夜  
惑亂所言者多徇欲之事在沖年之君中人之性何理  
勝之哉旣惑亂之又慮沖年之性喜怒無定或責罰之  
燕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下

十一

禍及乃行弒逆之謀凡七年之間弒逆再矣後之人主  
得不凜凜乎

文宗

貶杜元穎

論曰杜元穎事憲宗爲翰林學士穆宗卽位自司勳員  
外郎加中書舍人不周蒞用爲宰相時議詞臣進用之  
速未有其比宜罄所學盡忠節以輔時治苟謀議有失  
但竭心於事亦可見大臣報國之節何得畧無能效著  
聞於時已負國矣及出鎮于蜀遇昭愍沖年卽位首進  
書畫打毬衣五百事自後廣求珍異玩好之具貢奉相

繼用圖恩寵以至纖悉培斂大取軍民之怨不忠無識  
一至于此人臣已爲將相矣若守正獲寵此固至榮然  
于將相之位又何以加若守正自固而爲主所踈矣已  
必無過亦不爲辱至于名節亦未必失何乃過人君冲  
年專導侈欲以圖恩寵恩寵果深欲何爲哉如李德裕  
在浙西昭愍凡有宣索再三論奏罷其貢獻此以生民  
爲意不奉君之侈欲也觀德裕之賢視元穎爲何人蓋  
元穎窺憲宗晚年及穆宗長年卽位多縱侈樂厚織人  
二長君尙若此昭愍童年尤當奢逸遂專以侈靡奉之  
殊不知窺時作事而不正者事極而禍變起矣使元穎  
不誅斂民人專奉君欲未必不入登三事苟不登三事  
外不失方面之任內不失尙書僕射之位反以圖寵之  
故專務詖剝以收衆怨鬻賊乘隙大害一方坐是貶死  
退裔後之爲將相者可不戒哉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下

三

辯朋黨

論曰人君惡臣下朋黨者以其植私而背公欺聰明禍  
威福亂國政也朋黨爲患如是誠不可不防然在辯之  
精爾辯之不精君子爲小人所陷矣蓋君子小人各有  
其徒君子之徒以道合小人之徒以利合以道合者思  
濟其功此同心於國事非朋黨也以利合者思濟其欲

此同心於私計乃朋黨也二者混淆並進非明君曷易  
辯之君不能辨則君子爲小人所勝必矣蓋君子之徒  
見義則銳意以進誠其言直其道不能曲防非意之事  
小人窺之懼君子道行則不便于已取疑似之跡讒之  
于君矣君子被讒又耻自辨但守道自信而已小人之  
徒不然見利則詭計以進巧其言曲其意復彌縫其隙  
用心無所不至勝于人便于已險薄邪佞皆可爲所以  
常勝于君子也君子小人情狀如此非君之明曷能辨  
也前代之君辨者少而不辨者多其事不能疏舉直以  
唐之四事論之君至明則人不能誣人以朋黨君雖明  
爲情所惑則不能察小人之黨辨君子之不黨君雖明  
而弱雖能辨君子小人而不能制其黨君明不足雖察  
其有黨而不能辨其情之輕重貞觀中蕭瑀謂房喬輩  
數大臣相黨獨奏云此等相與執權有同膠漆陛下不  
細暗知但未及爾太宗謂瑀曰爲人君者須駕馭英才  
推心待士卿言不亦甚乎何至於此時房喬輩同心國  
事知無不爲瑀雖非小人但以性剛躁復多猜感妄言  
喬輩朋黨太宗英明方辨其事不然數賢何以免責不  
難不免其責且無以盡其才謀助成治平之業矣此所  
謂君至明則不能誣人以朋黨也元和求裴度崔羣同

相度以勲德羣以仁賢爲天下瞻望及皇甫鎔以聚斂  
進復結倖臣取相位中外大以爲非度羣累言鎔邪險  
之狀憲宗反疑度羣朋黨鎔愈甚至謂度等曰人臣  
事君但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植朋黨度對曰君  
子小人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則同心同德小人之徒  
是謂朋黨帝曰他人之言亦與卿言相似豈易辨之夫  
以度羣之大賢視鎔之邪黨如鸞皇之與蛟虺人人可  
見而憲宗惑之蓋方務邪樂惡忠而喜佞也觀初用度  
羣之意非爲不明一日昏惑至此此所謂君雖明爲情  
所惑則不能察小人之黨辨君子之不黨也昭愍卽位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下

卅

其相李逢吉大植朋黨明報仇怨排裴度逐李紳欺君  
沖幼略無所懼賴韋處厚不顧凶險氣餒言度之大賢  
雪紳之非辜昭愍深信處厚之忠許度復相閔紳貶逐  
然不能誅逢吉之姦黨此所謂君雖明而弱雖辨君子  
小人之徒不能制其黨也至文宗辨德裕宗閔之黨大  
惡之然觀二李之過似均而情之輕重則異矣宗閔輩  
在元和中對賢良策深詆時病李吉甫作相怒其言薄  
其恩命故宗閔憾焉後宗閔得用排李德裕及其相與  
者德裕得用亦排宗閔及其相與者故交怨不解其過  
似均矣但德裕未相在穆宗昭愍朝論事忠直有補于

時所歷方鎮大著功效又裴度常荐之作相爲宗閔輩  
所沮而罷遂領劍南雖因監軍王踐言入言維州事文  
宗召之歸朝遂命作相本由功召用也及秉政羣邪不  
悅竟爲姦人李訓鄭注所譖引宗閔代之宗閔未相絕  
無功效著聞任侍郎日結女學士宋若憲知樞密楊承  
和求作相以此得之及其出鎮也又由訓注復用此德  
裕之賢與宗閔不侔矣又德裕所與者多才德之人幾  
于不黨但剛強之性好勝所怨者不忘所與者必進以  
此不免朋黨之累然比宗閔之姦則情輕也文宗但以  
其各有黨嫉之不能辨其輕重之精明已不足矣又聽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下

五

訓注所譖朝之善士多曰爲三李黨而逐之所謂君明  
不足雖察其朋黨而不能辨其情之輕重也夫太宗之  
明爲人君者當法之憲宗之惑爲人君者當戒之昭愍  
之弱爲人君者當勉之文宗之明不足爲人君者當深  
思之深思之術尤在盡心焉且有人言于君曰某人朋  
黨也若其人道未信功未明君當詰之曰朋黨何狀言  
者必曰相援以欺君也君又當詰之曰所欺者何事若  
陳所欺之事害于國病于人圖于利其狀明曰此朋黨  
無疑夫則罪之小則疎之宜矣若言者不能陳害人圖  
利之狀此乃誣人以朋黨也大則罪之小則疎之亦宜

矣又或言者曠似是之狀未甚明白君當審其人與言者位不相逼乎素無仇怨乎何人以公議進何人以權倖用何人論議有補于國何人才行有稱于時復參驗他臣而究其本末則言者與被言之人是非辨矣人君能如此臣下豈有朋黨之事或曰何以能如此荅曰在明與公或曰中智之主性有所蔽明與公安得兩盡也曰不聽左右偏言則明矣不以悅意親之不以忤意疎之則公矣

### 制內臣

論曰內臣贈官非古典也然于此見旌善之事焉內臣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下

六

自武后稱制始預事尙未有招權著名者明皇朝高力士以權寵擅名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輩皆因之取將相林甫等旣致時亂力士貶死遐裔矣肅宗朝李輔國以扈從微勞過受恩寵至專掌禁兵故輔國脅遷明皇升黜將相兇橫旣極盜殺之于家矣肅宗寵魚朝恩始命爲觀軍容使代宗寵之又加天下觀軍容使朝恩驕橫旣甚勢不可容遂使之自縊矣代宗又寵程元振使典禁兵元振奸險擅權爲將相之害代宗避狄陝州詔諸鎮兵赴援將帥懼元振評譖多不敢至及柳伉極言其狀元振貶死荒徼矣德宗寵竇文場霍仙舟命爲神

策中尉載人裴均輩附之往往外取方鎮內取要官文  
場仙鳴輩權任既盛內臣亦嫉之仙鳴被毒以死文場  
甚懼堅乞致仕僅免於禍憲宗寵吐突承璀至委鎮州  
征討之任卒無功效尋以其黨納賄事所連出爲淮南  
監軍後復寵任以妄議太子爲穆宗誅死文宗寵王守  
澄奸惡既甚竟至賜死自明皇以後內臣以罪誅死與  
貶者不可勝紀但力士等八人以權力著名于時此內  
臣之尤甚者然三誅死二貶死一爲盜殺一毒死文場  
禍至而避亦奸名不朽以此觀之內臣取恩旣盛鮮有  
不罹禍者蓋受恩不知紀極恣其所爲以至過惡之甚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下

七

也惟順宗朝俱文珍以剛直著稱又有翊戴憲宗之功  
位至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不聞驕暴之名及其卒  
也贈開府儀同三司文宗朝馬存亮雖任中尉不與王  
守澄同惡力止其屠害宋申錫家屬又有保衛昭愍之  
功權寵旣盛能奉身以退是年卒贈揚州大都督茲二  
人者生獲令名死有光寵爲善之效也天子任內臣能  
當以力士存亮等善惡之效示之無使權寵之過不惟  
不害國事亦足以保全之也

### 鄭覃言開成政事

論曰鄭覃言開成政事元年二年爲三年四年卽漸不

好頗得其實楊嗣復不顧事理但謂覃譏已要君求退  
意不容覃至有上累聖德之言此奸人計也開成初覃  
與李石同相贊文宗爲治論議勤切文宗勵精亦甚聽  
納如內置敕令一通以時省覽勅長吏奉行不避恩及  
天下紫宸與宰相及諸司官論事各舉職以郭承嘏任  
給事中有封駁之益不令外任湖南進羨餘錢令收貯  
以備水旱徐州稅色害人悉使除罷王彥威進度支錢  
羨餘物求罷給邊軍衣賜不時黜授衛尉卿嘉李石剛  
直之議沮內臣仇士良威勢不使撓權此元年二年之  
政事也至三年仇士良遣盜刺石文宗罷石政事使之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下

六

出鎮朝廷待將相舊禮一皆寢罷以滋士良之勢中書  
門下奏事各挾所見動成忿競無至公同心之稱又奏  
改舊制不令僕射尙書等論朝廷事文宗聽後官之言  
議廢皇太子雖宰相及憲官等論執得以不廢然太子  
尊薨于太陽院仇士良用軍中誣謗之事枉害五千餘  
家此三年四年之政事也以是觀之鄭覃之言豈非得  
實嗣復但恨覃沮已引用李宗閔之黨遂乘此指爲瑕  
釁盡力排之覃與嗣復同相况居四輔之首旣言政事  
二年不及一事亦自言其過嗣復不共謀國事求其失  
而更之但快憤心以覃言爲過及能覃獨當國政又何

所施爲哉不踰年禍敗蓋自取之也

不能制內臣

論曰文宗在位十五年好節儉尙仁惠納爭諫重儒術時與大臣論國事勤勤懇懇以致太平爲志茲可謂仁愛之主然資性優柔乏明斷之才求治雖切卒成孱弱之態足見人君之體明斷爲大也若乏明斷雖勤政無過亦不免於孱弱矣文宗自卽位惡內臣暴橫有除去之意又以其黨方盛不能公然慮之遂密諭學士宋申錫與外廷謀之乃命申錫作相是重其權任使之立事也申錫方有謀玉守澄竄之使本軍校誣申錫罪文宗

藝海珠塵

唐史論衡卷下

七

不思倚任申錫本意至與大臣等从議不辨諫官懇論其事震怒斥之竟不出告者付外廷勘鞠雖賴衆議稍辨其狀申錫竟不免貶逐當時若出告者付外廷推究守澄雖巨惡詭迹顯露其黨易附之况馬存亮輩本不與之同心去之何難既去守澄其黨見天子明斷如此安敢復驕橫也此機旣失仇士良權力日盛士良嫉宰相李石剛正遣盜圖之幾於致害中外皆知士良所爲文宗若法憲宗用裴度意益厚石且推變起之端正士良與刑其黨見天子明斷如此安敢出死力救之自取刑戮之事俱失內臣氣勢愈盛天子垂涕而不能制

矣後之人君切鑒之

武宗

殺陳王安王

論曰武宗殺陳王安王又欲殺李珣等不惟徧狼之過乃不思召後代之亂也文宗繼昭愍卽位晚節無子以陳王昭愍之子立爲儲貳李珣之議得其正矣及文宗大漸仇士良矯詔立武宗武宗文宗之弟于次序不若陳王之正然旣卽位陳王李珣何罪乃聽士良之譖乘徧狼之性也已殺陳王矣又欲殺珣雖輔相懇救其事然竟逐之是使大臣當立儲貳之際不得正議也正議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下

三

者獲罪則後之大臣當國嗣之議不敢忠言矣臣不敢忠言則天子之子必長年而夫賢可無他慮若幼而未  
有賢名或無子孰敢正議其立者大臣不敢正議國嗣  
何時而定爭奪慮起何所不至豈非召後代之亂耶如  
嗣復立安王之議乃爲不正然必事狀明白中外所知  
乃可罪之以戒後之挾私而議國事者如事狀曖昧寧  
知非譖又安可罪哉

李德裕讓太尉

論曰李德裕自穆宗至文宗朝歷內外職任奏議忠直政績彰顯遂當輔相之任然爲邪佞所排不克就功業

及相武宗英主始盡其才回鶻在邊先請待以恩好及其侵軼乃授劉沔石雄成筭使之平蕩得中國大體上黨拒命舉朝懼生事不欲用兵德裕料其事勢奏遣使魏鎮先破聲援之謀且委征討之任魏帥遷延其役使王宰領師直趨磁州據魏之右魏帥懼全軍以出又以王宰必有顧望令劉沔領軍直抵萬善示代宰之勢宰卽時進兵太原之亂楊弁結中使張皇其事德裕折中使奸言使王逢將陳許易定兵進討太原兵成於外者懼客軍攻城并屠其家經歸擒弁盡誅叛卒此皆獨任其策不與諸將同謀夫得制御將帥用兵必勝之術上

藝海珠塵

唐史論劉舍下

三

黨旣平太尉之命賞其功也德裕懇辭而後受者懼位高而禍至爾旣知其禍何不益修仁德以保功名反益剛強之性取怨乎人竟爲奸邪所陷是知禍而不知避也夫得位而立大功名人之所難也保其功名人之所易也立功名非天賦太才不能保功名平其心無怨忌足矣德裕能其難者不能其易者惜哉

不能駕馭李德裕

論曰人君子大臣得委任之道又得駕馭之術則大臣得盡心于事以成勲業而推公于人不敢竊威福矣二者不可失惟太宗得之貞觀中陳思合上拔士論意

問房杜則立行竄逐蕭瑀奏中書門下明黨則折其妄  
言竟繫于外可謂能委任矣然中書門下議事必命諫  
官御史官隨入或正其失或糾其過或書其非李靖  
以老疾家居欲復使爲將一言于朝靖已起而統兵可  
謂能駕馭矣使大臣各成功名不敢驕橫其道其術如  
此武宗用李德裕頗得委任之道故德裕盡其才謀獨  
當國事時之威令大振者委任之至也但武宗性雄毅  
觀前朝法令不行紀綱衰替將大振威令知德裕才首  
命作相德裕謀畧動合其意故專任之委任既專權勢  
自重權勢既重天子始不悅之則怨者得窺其隙而攻  
之矣彼勢已重而怨者攻之肯帖帖乎必至于禍而後  
已嗚呼武宗英主知賢相而任之不能駕馭尙致大專  
之弊中常之主不知人而任之又不能駕馭爲害大矣  
或曰旣稱英主賢相何待駕馭而無過答曰君臣之性  
皆雄毅則鏡于行事而或不思則喜怒哀時而過行事  
不無不平武宗自未免此累安能察德裕之情德裕于  
牛僧孺李宗閔輩相怨之久人人所知平上黨之際奏  
逐僧孺輩明恃成功而報怨僧孺雖非大賢嘗值宰輔  
矣德裕之言有何顯狀至貶之遐裔宗閔已出遠郡刺  
史亦不因顯過而流竄御史崔元藻按事有異是舉共

職乃不復驗而黜之柳公權方以才望爲集賢學士無  
故罷職是一徇德裕之意矣任其才從其謀高其位厚  
其禮可矣何得一徇其意耶若德裕言人之罪其狀明  
白固自當從事或不明豈得不詢驗其狀若不然當有  
所制也有所制則德裕無過矣或曰武宗英主能任大  
臣而不能駕馭中常之君何以盡委任之道駕馭之術  
者曰惟至公可矣至公者不以合意悅之而不察其過  
不以違意怒之而不知其賢人君用大臣平其心如是  
則委任之道駕馭之術庶幾矣

宣宗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下

三

宣宗貶李德裕

論曰李德裕以傑才爲武宗經綸夷夏屢成大功振舉  
法令致朝廷之治誠賢相矣但宣宗久不得位又不爲  
武宗所禮蓋怨已深德裕是用事大臣自不容矣況德  
裕性剛少恕不忘怨讎與宗閔輩相排斥凡十數年略  
無懷意宗閔固奸人嘗任宰輔爲遠郡刺史矣復乘成  
功之際誣其罪而流竄之牛僧孺雖宗閔黨然有一時  
名望斥之遐裔物議豈平王涯賈餗之禍本仇士良誣  
謗中外所知德裕于二人不聞有隙但怨李誣陷已而  
忿及涯餗子孫避禍于上黨者已爲亂兵所害又爲勅

書賈涯餽之罪言已戮其後嗣布告中外夫宗閔已逐  
涯餽子孫已戮尚聲其罪以快忿心則在朝之人常有  
不足者得不懼乎不惟不足者懼凡有勢位于朝非太  
賢至公之人鮮不畏矣蓋太賢至公自知才用不在德  
裕下彼雖大任我亦能施爲或德裕專權不容我之施  
設任彼之謀國無失足矣何須功效出于我哉此所以  
無畏也如白敏中令狐綯輩才能望德裕絕遠又固罷  
保位無至公之心于德裕雖無隙意然德裕用不便于  
已故乘人主有不容之意盡力陷之也無隙者尚爾常  
不足者可知矣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下

君

小節

論曰宣宗久居藩邸頗知時事故在位十三年尙儉德  
以恤人隱謹法令以肅臣下恩厚宗室禮重宰相至于  
微行以察取士得失焚香以讀大臣奏疏誠好德之君  
也然知人君之小節而不知其大體懿安太后嫡母也  
不能盡禮事之反致暴崩爲世所駭懿德裕有濟時才  
不能容而逐之令狐綯功德無聞復容子納賄有系時  
政至懿宗朝諫臣疏綯之罪曰大中威福又欲行于今  
日則當時事可知也其河湟歸順夷夏祖安乃承武宗  
用德裕之後威令已盛而然也不然宣宗用敏中輩于

時何所經畫哉至寵次子不定儲位裴休奏請乃曰若立太子便是閑人此尤昧人君大體也卒至內臣爭立嗣君幾至于亂是宣宗區區爲善止于小節耳

懿宗

### 令狐綯縱賊

論曰令狐綯大臣也當同國休戚天下有患可救則力救之況帥淮南一道小寇入境方憂討除未敢爲暴部將察其必敗之勢討之甚易不討必致禍亂綯乃曰長淮以南他不爲暴聽其過去餘非吾事也豈大臣憂國之意真庸人苟且之見耳等致大亂屠害十數郡生靈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下

五

集天下兵討之周歲方平則綯之罪不容誅矣綯爲武宗寵待位極將相一日致國患如此其後罪露懿宗止命罷爲太子太保罰典如是何以戒大臣奸庸不忠之罪宜乎天下大勢之去也

### 用韋保衡路巖相

論曰唐自天寶而下巨盜繼起時有忠傑將相救世定亂加以元和會昌英主賢臣功業甚盛故歷年滋久大勢不衰懿宗居位固中智以下之才復將相不賢于前世天下日以多事矣兵亂淮徐蠻寇蜀方連年用兵民力困弊于時人君勤勞政事倚任忠賢尙可救時之患

懿宗乃用韋保衡路岩作相納賄樹私大恣時政刑殺無辜甚衆大臣忠諫逐之遐裔保衡與岩乘勢陷人恣行貶逐二寇爲患中外所憂懿宗方崇佛教泰然自安故國政多僻而時事不理賢才旣逐而忠諫無聞生民困弊德澤不及于天下大勢自是去矣

僖宗

鄭畋罷相

論曰咸通衰亂之後僖宗童年繼位政在內臣固無遠謀以救世患難雖宰相王鐸崔彥昭有一時名望亦非雄傑之才不能力正時事及鄭畋當政謀議要切多中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下

美

事機但同列盧倚奸庸不忠與內臣田令孜相結沮畋之言不克施用夫巢賊本負販之民非祿山輩但因飢年驅細民劫財物資朝夕之用耳何至成大亂由朝廷衰微邪臣謀計任高駢宋威輩皆奸險無節爭功忌能玩寇弄權養成賊勢賊勢旣盛駢以重兵居天下之衝反閉壁自固賴畋作帥于岐以謀破賊振國之威復傳檄諸鎮激以忠義致勤王之師夫集關中賊勢旣蹙雁門兵至得以平之况僖宗避難之初賊乘勢而西非畋遏其銳危亂可測乎又以忠謀致諸鎮勤王之舉畋雖去鎮不親平賊其功則由畋也僖宗賞畋之功復命輔

政雖在衰世亦秉朝綱令孜凶橫怒敗公正與奸黨誣  
潛罷之僖宗孱弱不能主張賢相天下之事固無所制  
國祚必至于亡也

### 李克用討朱全忠

論曰巢賊之平李克用為功臣之首雖龐猛之人朝廷  
恩賞至厚夙性豪雄不無感激可一時倚賴矣全忠出  
于巢黨力屈來降都統王鐸崇獎過分已受同華節帥  
不圖立功朝廷又與宣武大鎮克用追賊還過其地全  
忠邀之軍府密謀殺害克用既免不舉兵報怨奏討甚  
得人臣之體以降賊害功臣是賊心不悛況帥宣武未  
誓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下

七

久凶勢未張本無功名可以贖罪討之正得事宜若乘  
克用兵鋒詔近鎮助之破全忠必矣凶賊既除使克用  
感恩可以倚賴詔鎮觀之亦未必敢為相噬之計天下  
或未至橫流也僖宗懦弱輔相庸暗宦官暴橫一無經  
遠之謀失此機便卒致諸鎮交亂巨盜肆逆三百年宗  
社喪于盜手噫

昭宗

### 朱全忠篡逆

論曰昭宗卽位世已亂矣雖尊禮大臣博求賢傑志欲  
興復而大臣竭忠者杜讓能一人而已其他無不與方

鎮相結方鎮藉大臣爲援大臣欲固權位亦結方鎮爲重孔緯有一時名望尙與朱全忠交通崔昭緯輩固宜交郊岐矣內殫將相不忠天下大勢橫流以至于此昭宗欲何施爲乎加之輕信易動動而無謀何以制服諸鎮賊臣也然賊臣之心亦可以恩信結一時之可倚者莫如太原太原有平賊大功爵賞已厚但爲全忠所圖蓄忿不鮮昭宗若加之恩意虜性勁直感恩必深太原順則河東近輔魏鎮舊帥豈有不順之勢數鎮旣順使讓能賢相經營于內復引同心之賢贊助時政宦官暴橫者去之奸人害政者逐之朝廷漸治國威可漸振矣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新卷下

天

柰何不能用讓能之言聽張濬孔緯之計許全忠舉兵致太原拒命太原跋扈賊臣得以脅制朝廷讓能知勢不可爲但以死許國可謂大忠矣自是諸鎮交亂車駕不能寧處復留凶逆之人久爲輔相與巨盜畫篡逆之計乃亡唐祚哀哉

附錄

司馬溫公題跋

孫公昔著此書甚自重惜常別紙其藁於笥必盥手然後啓之謂家人曰萬一有水火兵刃之患他財皆盡棄之此笥不可失也每公私少間則增損改易未嘗去手

其在江東爲轉運使出行部亦以自隨過亭傳休止輒  
取修之宣州有急變乘驛遽往不暇挈以俱行旣行後  
金陵大火及轉運麻倉弟之子察親負其筥避於沼中  
島上公在宣州聞之亟還入門問曰唐史在乎察對曰  
在乃悅餘無所問自壯年至于白首及成亦未嘗示人  
文潞公執政嘗從公借之公不與但錄魏徵姚崇宋璟  
論以與之況他人固不得而見也元豐二年察自陽翟  
來洛陽以書授光曰伯父平生之志萃于此書朝廷先  
嘗取之密禁中不出今沒二十餘年家道益衰大懼此  
書散逸不傳於人故錄以授子光昔聞公有是書固願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下

疏

見而未之得之驚喜曰子貺我兼金不如顧無以爲  
報請受而藏之遇同好則傳之異日或廣布于天下使  
公之德業煥煜于千古庶幾亦足以少振乎時冬至後  
五日涑水司馬光書

歐陽文忠公所作墓誌節文

公博學強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  
見當時治亂每爲人說如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  
見故學者以謂晚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  
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未及成卒于家公旣卒語  
取其書藏祕府

蘇東坡杏李方叔書節文

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爲人至論循遂良不諧劉洎太子瑛之廢由張說張巡之敗緣房瑁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人君大略皆舊史所不及議論英發暗與人意合者甚多又讀歐陽文忠公志文司馬君實跋尾益復慨然足下欲僕別書此文入石以爲之翰不朽之託何也之翰所立于世者如此雖無歐陽公文可也而況欲託字畫之工以求信于後世不已陋乎

曾南豐所作行狀節文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下

三

公博學強記其氣溫其貌如不能自持及與人言反覆經史上下千有餘年貫穿通洽不可窺其際而退視其家初未嘗蓄書蓋旣讀之終身多不忘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篇以謂已之所學治亂得失之說具于此可以觀公之志也公歿有詔求其書

曾南豐經進隆平集節文

孫甫字之翰許州人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八年再舉

登進士第杜衍在樞密府荐之除祕閣校理累擢五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留侍講卒年六十贈右諫議大夫著唐史書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

治亂若身履其間聞者釋然

會南豐寄之翰古詩一首

孫侯腹載天下書崔嵬豈管重百車伏幾以來可悉數  
孰若自作何有餘更能議論恣傾倒萬里一瀉崑崙渠  
誰爲胸中幹太極元氣浩浩隨卷舒昔來諫官對天子  
何穢不欲親芟鋤不容乃獨見磊落出走四海飄長裾  
孫侯風節何所似雪洗八荒看太虛親如國忠眼不顧  
書若張禹手所除歸來已絕褒貶筆進用祇調敷倉儲  
合持詩書白虎論更護日月金華居萬世深根固社稷  
百年舊叟休田廬素識孤生愛茅屋久將老母求山租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下

三

秋歸願事九江菴夜出未倦安豐漁孔明苟欲性命遂  
孟子豈病王公疎塵埃未得見此樂太息一付西江魚  
後序

諫議孫公以淵源之學忠讜之論被遇昭陵遂擢寬諫  
苑嘗稱唐太宗規謨法制有三代王者之風故平生多  
喜言唐事每嘆舊史猥雜不足以垂戒後世乃倣春秋  
編年法修成唐史記七十五卷其間善惡昭然可爲龜  
鑑者因著論以明之篇目凡九十有二皆君相之事業  
臺諫之紀綱非徒爲是區區空言也其史記全書白公  
歿取留禁中世所可得而見者論斷而已予家藏是本

久矣竭來學教延平會朝廷寬鑲書之禁應本朝名士文集有益于學者皆許流傳乃出此書與學錄鄭待聘參考舊史重加審訂錄本于類官以與學者共焉因念自古賢人君子著書立言蓋將以明道言之所傳道之所以明也是書成于嘉祐之初迄今百有餘歲而後顯豈其傳若有所待耶乃若公進退出處之大概見于凍水廬陵南豐東坡四先生之論述可以表信於世茲不復叙云紹興丁丑十月既望新安張敦頤書南劍州州學准轉衙牒據本學申檢准紹興令諸司私雕印文書先納所屬申轉運司選官詳定有誦學者聽印行今

藝海珠塵

唐史論斷卷下

三

搜求到孫諫議唐史論斷九十二首校正了畢欲將本縣學書庫錢雕行申乞依條委官詳定當司除已牒南劍州通判王朝奉詳定外牒本學照會續准轉運衙牒據詳定官申尋將前件文字逐一詳定實有益於學者牒本學照會施行今鑲板印行者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日學錄劉光學錄鄭待聘學正鍾世英校勘官控奉議郎充南劍州州學教授張敦頤詳定官左朝奉郎通判南劍州軍州主管學事王筠左朝散郎添差通判南劍州軍州主管學事王以詠右朝奉郎知南劍州軍州主管學事許興古

準嘗見此書於周南仲家乃蜀本也後徧求之而未得  
至此見友人劉和甫有此書欲求得之乃云此書舊鋟  
板于其家塾因鬱攸之變不復存矣慨嘆久之校正其  
本鋟板于東陽倅廳之雙檜堂以廣其傳端平乙未郡  
丞黃準命工鋟板

